金文詁林補一三

周法高學

a [glyph] 純 頌簋 不从糸 屯字重見〈1392〉

b [glyph] 孫獻 盉〈3019〉

[glyph] 中山王嚳壺〈x2286〉 或从東屯聲

張政烺曰：「䋎，从東，屯聲。从東與从糸同義，如詛楚文約作䋎。䋎即純之異體。《詩·周頌·維天之命》：『文王之德之純』，傳：『純，大。』《國語·晉語》：『德不純』，注：『純，壹也』。」（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一二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

壺銘「是寔有䋎（純）惠（德）遺恖（訓）」〈x2286〉

〈x2286〉「是寔有䋎（純）惠（德）遺恖（訓）」

a 𢦏

織 不从糸

免簋二〈1359〉戠字重見

周法高曰〈22〉〈23〉鄂君啟節有𢦏字，于省吾釋為織，見卷五𢦏字條。古文字字形表四九六頁織字下收齊叔夷鎛

𢦏鄂君舟節𢦏。按兩考二〇三頁叔夷鐘「余命女治𢦏職差左正卿」二〇六頁云：「𢦏字孫詒讓謂「當為織字之省，織古尚書作𢦏見夏竦古文四聲韻，汗簡戈部作𢦏，與此相似，織與職通，左文十八年傳閻職，說苑復恩作織，是其證」」然則𢦏字係下諸家說當移此。

絕 古文作𢇍

中山王䭫壺〈2286〉

張政烺曰：「《說文》：『絕，斷絲也，从刀糸，卩聲。𢇍，古文絕，象不連體絕二絲。』壺銘从刀，可正《說文》之誤。」（《古文字研究》第二一六頁中山王䭫壺及鼎銘考釋）壺銘「以内𢇍（絕）邵（召）公之業（業）」〈2286〉

趙誠曰：「絕作𢇍，與《說文》古文同。」（《古文字研究》第二五一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以内𢇍（絕）邵（召）公之業（業）」〈2286〉

「以内𢇍（絕）邵（召）公之業（業）」〈2286〉

賡 續 古文作賡，鄂君啟節舟節「為鄂君啟之賡府賱鑄金節」〈X2〉

郭鼎堂曰：「賱即賡字，在此讀為更，改也。」〈文史論集第三三六頁關於鄂君啟節的研究〈X2〉

商承祚曰：「說文續之古文作賡，亦讀古行切，即賡字本音。賡有續意，并非賡即續字，爾雅釋詁下以賡訓續可証。徐鉉謂「今俗作古行切」，乃本末倒置。賡从貝，庚聲，而庚又通于更，改之更，玉篇「庚」猶「更」也，庚又可作賡，尚書益稷「乃賡載歌」疏引詩經大東「西有長庚」作「西有長賡」，是庚、賡可互作，賡訓續，庚通更，節文之賱當如郭氏說作更改講，因此推知過去楚王亦有商業行為的信節賜給昭陽，其活動範圍、舟車數量和時間的限制有所不同，事過境遷，則必然舊節更用新節了。」〈文物精華第三集第

四九頁鄂君啟節考〈22〉

〈22〉「為鄂君啟之府賹鑄金節」

㓚[a] 郭氏乃云綗乃經之省

沈子簋作綗乎用公 4.9.1.

a 白川靜曰綗可文錄釋作御而與字形不合郭氏謂字之右旁爲盈之省文也盈旁之字見于說文十三上作緩也讀與聽同郭氏曰此即讀爲聽於神(左傳莊卅三年)之聽然爲以讀若之音釋之者不確也於文義亦不切當陳氏釋字爲祜而不述其理由且以爲乍祜宗陟與祜休其義不詳當爲祈福祜祈麻庇之義以此與宗陟二字連讀於句讀有問題

按乍綗與大豐毁之乍省乍麃語例相同綗應讀作動詞蠡繼承之意也說文五下𠭖秦人市買多得爲𠭖詩曰我𠭖酌彼金罍古乎切也陳氏釋字爲祜蠡因𠭖姑相通也繳然全文中有祜

字無借用盈者乃有盈滿之義从其字之䋣豈非有尋繹繼承之義繩古有孕之音（禮記月令疏引皇氏）䋣似或與繩聲義相通作䋣也者當與乍虎同為繼承之義也。（金文通釋第十五輯十四頁七八）

也毀 林潔明 43917

八 a

終 說文古文作[illegible]碧落碑作[illegible]不从糸 井侯簋「帝無終命于有周」<3787>

參卷十一 三五四 冬字條

<2106>「攻敔仲冬(終)戕之外孫」<2279>「周易曼眉壽萬考需冬(終)」<2490>「曾侯乙乍時用冬(終)」<1440>「妥賓之冬(終)」


a 綰 蔡姞簋 <1345>


史牆盤 <2302>


癲鐘 戊組 <2333>

唐蘭曰「䆴即綰字，蔡姞簋作寑，與此同，通婠，廣雅釋詁一，『婠，好也。』」（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四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上帝司（嗣）夏尢（尪）保受（授）天子䆴（綰）命」<2309>

裘錫圭曰「綰命，金文的求福之辭屢以綰綽或綽綰與永命或眉壽連言，綰綽與寬緩意近，綰命大概就是長命的意思。看徐中舒金文嘏辭釋例，史語所集刊六本一分三九頁」（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八頁史墻盤銘解釋）「受（授）天子䆴（綰）令（命），厚福豐年」<2309>

徐中舒曰「綰从糸官聲，與善夫山鼎同，金文每以綰綽連文，詩淇澳易之「寬兮綽兮」，綰綽即寬綽也，綰命即寬綽的命運」

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三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尤保受天子綰令（命）〈2309〉

李學勤曰「綰令」即綰命，西周銘文常見綽綰，前人已指出就是說文的綽綰（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三頁論史牆盤及其意義）「允保受天子綰令」〈2309〉

戴家祥曰「綰釋綰，宋時出土周伯碩父鼎「用祈匄百祿釁壽綰綽永令」（嘯堂集古錄上九頁）綰作綰，周孟姜毁「綰綽釁壽」（嘯堂集古錄下五五頁）綰作綰，蔡姞毁「用祈匄釁壽綽綰」綰作（積古）𤼈鐘（戊組）「匄永令綽綰猶錄屯魯」綰作（綰）唐蘭讀綰為婠，訓好也、令同命，綰命猶易否，有命無咎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二頁墻盤銘文通釋「保受天子綰（令）」〈2309〉

<X151>「用[illegible]祈匄釁眉壽綽綰」

<X333>「綽綰發柔屯魯」



緇 或从丝才聲讀為哉

中山王嚳壺〈2286〉



中山王嚳鼎「于⿱丝才氒邦」〈2287〉



胤嗣𧊒蚉壺〈2288〉

張政烺曰「⿱丝才，从丝，才聲，緇字異體。《禮記·玉藻》鄭玄注：『古文緇字或从絲旁才』，當即此字，在此讀為哉。」（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一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於「嗚虖，呼夋允⿱丝才哉若言」〈2286〉

趙誠曰「⿱丝才从才聲，借為哉。」（古文字研究第二五三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安允⿱丝才哉若言」〈2286〉

張政烺曰「⿱丝才，讀為宰，治也。」（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七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天其有𢼄于⿱丝才宰氒厥邦」〈2287〉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疑當讀為『粤在厥邦』」（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〇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

張政烺曰「𢦏，雩壺、雩鼎中屢見，皆用為句末語氣詞『哉』。此在句首，讀為載，其義為始。」（古文字研究第二三五頁中山國胤嗣𧊒壺釋文「𢦏載忎悉百每謀」）〈2288〉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隸定為『昔者先王𢦏惪悉愛』，餘屬下句讀（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胤嗣𧊒壺）𢦏讀為惪，下一字讀為愛，據摹本似亦可通。」

〈2286〉「夋允𢦏哉若言」〈2289〉「語不𢘅廢𢦏哉」〈2289〉「折哲𢦏哉」

〈2287〉「攸悠𢦏哉」〈2289〉「天其有𢧢于𢦏宰厥邦」〈2289〉「忎念之𢦏哉」〈2287〉「忎念之𢦏哉」〈2288〉「𢦏惪悉愛百每謀」〈2114〉「攸償𢦏茲散造金監鑒」

緩 或作𣪕

史墻盤〈X309〉

唐蘭曰「緩遹授𣪘字从𠬪从𥁕𠬪見𣪘字偏旁未詳」（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4左右𣪕緩𣪘會剛緬鯀係」〈X309〉

裘錫圭曰「緩糙剛鯀很不好懂疑當讀為「受任剛謹」（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七頁史墻盤銘解釋ナ左右𣪕緩𣪘糙剛鯀」〈X309〉

戴家祥曰「第三字即緩字从素與从糸同（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七頁墻盤銘文通釋「左右𣪕緩𣪘襘剛鯀」果）〈X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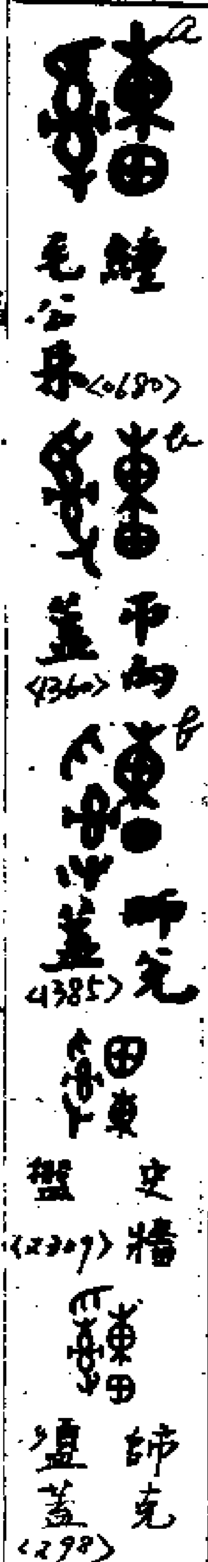
徐中舒曰「縠从糸殳聲,从糸與从系同意,當讀為綬。綬,組也。組是絲制的繩子,有各種不同的顏色,用以系佩玉,作為官吏級別的標記」(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一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

李學勤曰「縠即綬,讀為糾,後漢書荀彧傳注「合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一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ナ右縠鈠剛

鮌 〈0309〉

〈0309〉「ナ左右縠綬鈠會剛綱縣係」





白川靜曰𩞁𡏳善鼎銘作肇𩞁先王命毛公鼎有今余隹𩞁先王令亦有單用𩞁之例然多𩞁𡏳二字連用之例舊釋𩞁為纘造而王國維釋作緟京曰

𩞁孫仲容釋為緟是也𡏳𤕯文就字从此作…緟益也京崇也觀堂古金文考釋克鼎

緟說文作緟增益也从糸重聲此一場合為再命之意然字蓋為周禮考工記之鍾氏之鍾之初文關於鍾氏之名義無說之者孫詒讓正義亦曰名義不詳然其職與染氏同掌染色者也故字蓋與染色之法有關也以字形而言𩞁之左旁為加染絲之象東為槖之初文示加朱之質料于其中而薰染之之意也田

為曾之所从之田釜甑之象故𤕌者染系而薰蒸未也即所謂三入五入七入重複染色者也从西得繼續增益之義者也（金<大14>文通釋第十九輯三六七頁一〇四師虎段附牧段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緟增益也重聲……

金文中𤕌𩫖之語習見孫詒讓釋𤕌為緟蔡段銘王若曰蔡昔先王既命女作宰嗣王家今余佳𤕌𩫖乃命命女眔留併足對各死嗣王家外內用於再一次確認前命之時時亦𤕌𩫖先王之命如鄭昇段王曰鄭昔先王既命女作邑併五邑祝今余佳𤕌𩫖乃命蓋多於嗣襲之際行之者也

𤕌蓋緟之初文又周禮鍾氏之鍾其本字蓋為𤕌𤕌字从𤔲𤔲為以兩手治架絲之象又東為橐形絲入其中而五入七入東

下之田為釜甑之象形以此言之䌝字為染絲之事周禮鍾氏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者謂其緟複之法也玉篇有緟增也疊也益也複也諸訓乃从此染法而生出者字省略其偏旁而為緟又誤而為鍾氏之字然䌝為其初形也據其字可知其本義也（說文新義卷十三上二六五二—二六五三頁林潔明譯

唐蘭曰「䌝與䌝同，即緟字，毛公鼎『今余唯䌝先王命』與踵通，楚辭離騷『及前王之踵武』注『繼也』」（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䌝緟寍天子」）〈2309〉

裘錫圭曰「䌝疑當讀為申，申寧與詩商頌烈祖「申錫無疆」的申錫文例相似」（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七頁史墻盤銘解釋

𩏂盨 寧天子𨑣〈2309〉

裘錫圭曰[七]：此字金文習見，通常寫作𤔲，舊多釋𤕌，今按金文有𤔲字（金文編六九七頁）出現時代較𤔲為早，應即此字初文，𢿋子卣有𢿋字（同上一七四頁）也應是一字。其字當從田聲，田、陳古音極近（齊之田氏即陳氏），金文陳字从東，此字从田聲而又加東旁，並不奇怪。尚書君奭「有割申勸寧王之德」語，禮記緇衣引作「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注「……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疑此語第二字本作𤔲，緇衣所引本依其聲旁讀為田，傳尚書之今博士則誤以左半之𤔲為聲旁而讀為亂。田、陳、申古音相近（說文以為陳从申得聲），故古文家又讀此字為申。毛公鼎有「今余唯𤔲先王命」之語，牧簋、蔡簋、大克鼎、師訇簋等皆有「今余唯𤔲𡨦乃命」一語，諸𤔲字讀為申、

文義似頗妥帖。（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三一—三二頁史墻盤銘解釋「䵼寍 寧 天子」）(3309)

徐中舒曰：「䵼从東聲，當讀為董。師[illegible]盨「東裁內外」，孫詒讓謂東裁即董裁也。董，正也。謂督正之。寍，安也。謂安寧之。兩動詞連用。」（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二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䵼寍天子」）(3309)

戴家祥曰：「第一字金文屢見，字都作䵼。師[illegible]殷（文物六四第一期）作䵼與此同。款識學家或釋讚，或釋紹。孫詒讓始從陳侯因資敦「邵練高祖」練作縺，確定為緟（述林卷七毛公鼎釋文）。說文緟，益也。玉篇四二五：緟或作褈，今作重。史記周本紀：「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復寧」。爾雅釋詁寧，安也。「重寧天子」，猶禮記樂記云「天下皆寧」。石鼓文避水云「天

子永寧」(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0頁墻盤銘文通釋「𬙊重寧天子」)〈309〉

李學勤曰「𬙊金文多作䌫，讀為緟，意思是繼承繼續，寧，安定。

以上諸子古之部韻。

緟寧天子，係天子緟寧的倒文，古書中常為叶韻而以倒句成文，可參看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卷一倒句例。本銘下文還有倒文的例子」(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二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𬙊寧天子」)〈309〉

于省吾曰「唐蘭謂䌫即緟字，訓緟為繼，並謂「繼續安定了現在天子」

裘錫圭謂「金文有䌫字」，「駭䌫為早」。金文「諸䌫字讀為申」，文義似頤安帖」。徐中舒謂「䌫从東聲，當讀為董」。又訓董為正，訓寧為安。

李學勤謂䌫「讀為緟」，訓緟為繼續，訓寧為安寧。又謂「緟寧天子，係

天子禮事的例文」。按以上諸說，均有失于本義。

銘文除文王外，在武王成王康王邵王穆王之上，均冠以簡要的二字詞例。作為總的讚頌。然後再用一、二句或三、四句話，以闡揚他們的業績。此段銘文和銘文末尾對當時在位的「龔王」（見克鼎、趙曹鼎。與蘇作「共王」或「恭王」）稱之為「天子」者凡五見，連和以上均稱為「王」者顯然有別。或以為「天子」指穆王言之，殊誤。按《國語．晉語》：「肅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韋注：「庇，覆也。恭王是周昭王之孫。昭王南征而不反，穆王欲肆其心，皆有闕失，言恭王能庇覆之，故為恭也。」又《國語．周語》：「（恭）王滅密。」可見統治階級的恭王有一定的業績。但本銘文在闡揚他的業績時，更突出地說到許多方面，長達五十多字，未免過份誇張。這也是由于作器的史牆屬于外族，恐被歧視，故極頌揚之能事。這不過是企圖邀寵，以保持他的祿位而已。至于「緟寧天子」

的「緟」字，晚期金文和《說文》都作緟。《說文》訓「緟」為「增益」，段注：「經傳統段重為之。」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凡重疊重複字，經傳皆以重為之。」《荀子・致士》：「重明退姦。」楊注：「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禮記・緇衣》引《詩》：「於緝熙敬止。」鄭注：「緝、熙皆明也。」班固《東都賦》：「至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重熙」乃明上加明之意。依據上述，則「重明」、「重熙」和銘文的「緟寧」，應讀作「重寧」，詞例相同。這是說，穆王時已經安寧，而龔王時更加安寧，故曰「重寧」。這是史牆積極頌揚的本意。如果訓「緟寧」為「繼續安定」，在語意輕重上迥然不同。」（古文字第五輯四一五頁牆盤銘文十二解「緟寧天子」）(2209)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二四五頁緟字下收牆盤古文字字形表五〇一頁緟字下收牆盤及師克盨，今據補。

<X98>「今余惟[illegible][illegible]」<X290>「帝大魯旅令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闻皇」<X337>「[illegible]

有[illegible]司[illegible]李慶癸發[illegible]表」<X252>「今余唯[illegible]先王命」

絢 或從索

史墻盤〈2301〉

戴家祥曰：「第一字徐中舒釋䪜，李學勤釋䰈，于形不類。按字从索从句，索糸古通用。玉篇四三一「緈或作䋲，絡亦作䋿」，是其證。鄭玄注儀禮士冠禮「絇之言拘也」。詛楚文「拘圉其叔父」，字正作拘。拘聲同強。離騷「澆身被服強圉兮」，王逸注「強圉，多力也」。亦作彊禦。大雅蕩「咨汝殷商，曾是彊禦」。左傳昭公十二年晉單帥「彊禦」。彊圉古成語，或作敦圉。漢書揚雄傳「白虎敦圉虖昆侖」，顏師古注「敦圉，盛怒也」。呂氏春秋首時篇「武王不忘王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孟子梁惠王下「一人（指殷紂）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絇圉謂武王之盛怒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五頁墻盤銘文

通釋「訇拘圉武王」〈5309〉

李學勤曰「紹」應即縕字，說文此字或體作綎，在本銘中讀為挺，考工記弓人注「直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〇頁〉

論史牆盤及其意義「紹圉武王」〈5309〉

裘錫圭曰「訊圉」訊，迅古通，訊圉就是迅猛強圉的意思，強圉一詞後世只用于貶義，古代卻不一定，例如左傳昭公十二年記晉國中行穆子稱讚自己的軍隊說「吾軍帥彊御」，（彊通強、御通圉）周書謚法也說「威德剛武曰圉」〈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六頁史牆盤銘解釋「紹訊圉武王」〈5309〉

裘錫圭曰「金文訊字一般左邊从口，右邊象以糸縛人之手形，糸與所縛人形也可以分開寫，如虢盤的嚇（金文編一一〇頁）。盤銘此字从索，與从糸同意。所从之丮與一般象人伸著兩手的丮字有別，實象系縛兩手的人形，所以定為訊字」（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三一頁史墻盤銘解釋「□訊圉武王」）(3309)

徐中舒曰「□从索、丮，以持之，从口，象索環繞形，仍當讀為索，索纚索，古用以丈量土田疆界」（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三九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圉武王」）(3309)

周法高曰「此字唐蘭隸定作□，云『□字未詳』，戴家祥釋作□，謂□圉與強圉通，可從。□即絇字，其俱切，與強同屬群紐，古文字

類編二三九頁綹下收此字恐非也」

參卷十1355A圍字條唐蘭說

<x309>

「執圍武王」



白川靜曰：緐亦見於晉姜鼎曾伯簠簠銘中則緐湯與淮夷對舉蓋淮河流域附近之地此方面稱作繁陽之地有三今舉列陳氏所集者

1. 史記趙世家廉頗將攻繁陽取之正義云括地志云繁陽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

2. 魏志文帝為壇於繁陽受漢帝之禪以漢潁陰之繁陽亭為繁昌縣今河南臨潁西北三十里有繁城鎮

3. 左傳襄四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杜注繁陽楚地在汝南潁陽縣南今新蔡縣北 又左傳定六楚子期以陵師敗

據路史國名紀「則繁爲商氏之後云左傳定四與康叔之殷民七族中有繁氏路史據其記事也器銘中之繁雖不知相當于三地中之何地然若據晉姜鼎及曾伯簠銘而考之似近於2之地也」（全文通釋第十五輯四一一四二頁七九孟毁下附班毁林潔明譯〈大6〉

郭鼎堂曰「繁陽在河南新蔡縣北左傳襄公四年「楚師爲陳敗故猶在繁陽又定公六年「吳敗楚舟師楚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文史論集三四〇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庚繁易」）〈83〉

商承祚曰「鐔其驪讀爲繁陽郭氏以左僖四年之繁陽當之可信在今河南新蔡縣北」（文物精華第二集五四頁鄂君啟節考「庚

䌛繁易陽」(又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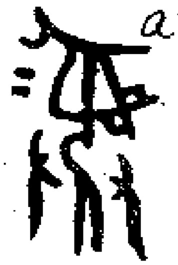
黃盛璋曰：「繁，左傳定四年記周初封衛康叔，以殷民七族，其中有繁氏。路史國名記列繁氏為商侯，就是據此。繁之故土顯然在殷本土，後來屬衛地。史記高祖功臣諸侯年表有繁侯疆瞻，索隱「地理志」魏郡有繁陽，恐怕有繁縣，志闕。路史于繁下也說，「澶(州)之清豐，有繁淵、繁陽故城，漢強占(即疆瞻)為繁侯者」，在這塊地方上有繁水、繁陽、繁淵、繁泉等，皆取名于繁，所以繁的故土最初就在這一塊，至西漢初還存在這個繁，戰國晚期屬趙，疆瞻為趙騎將，所以高祖封疆瞻于此。」(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八〇頁，班簋的年代、地理與歷史問題)

<又3>

「庚緐△ 繁 昜 陽」

<又82>

「但作飲緐△」



彝　禮器之總名　董鼎尊〈1106〉



中山王嚳壺〈9686〉

「鑄」鑄為彝壺



瀕爵　乙〈9328〉

白川靜曰：亡偖者謂無非彝之事也，故承以在彝。彝在金文中用彝器之彝。彝德、秉彝之例未見，然與在顯相對而思之，則蓋應解作秉彝之彝也。楊氏以彝為夷，即上文之宥戎之義，蓋从下文之四方風名中所見之彝，堯典中作夷而設想者也。然仍是難通。彝之字形乃執鳥牲以祀神之象者也，轉而為事神之時之度數之心情之意。（金文通釋第十五輯五二頁七九孟段下附班段林潔明譯〈46〉

加藤常賢曰：彝



金文 [glyph] 篆文 [glyph] 古文 [glyph]

作為此字之解釋，至今日仍比較合理之說法，有楊沂孫之說

古彝字从雞从廾 [glyph] 象冠翼尾距形，手執雞者，守時而動，

有常道也。故宗廟常器謂之彝（說文古籀補及金文編卷十

三所引）

此說因雞彝之名見于文獻，彝有常之義故也。然余不敢遽爾

贊成

此字乃以糸縛某種鳥之翅翼，以兩手捧之之形。此鳥為活鳥

可以以糸縛翼及嘴下之三表示鳥之鳴而知之。故余以為此

字乃贄之本字也。周禮大宗伯篇有，大夫執雁，士執鶩（鴨），工商

執雞。又儀禮士相見禮作下大夫相見以雁，飾之以布，維之以

索，如執雉。余據此而以為此字乃手執作贄之雁而獻之形。此

雁正如一般注釋並非秋雁而是鵝即王引之等之所言也（孫詒讓周禮正義引據尚書堯典之贄之二生之鄭注作羔雁則此雁為浯雁也表示鵝之鳴聲者即ㄹ之形不單如此通常彝字被用為彝倫註家皆釋為常然莊子齊物論篇有倫有義乃彝倫之長言則此一情形彝為義之借字也義之古音為我聲从以上二種理由彝字所捧之生贄為鵝也

尚有古文字形之後者主要是在作鳥之二足與糸之金文之[illegible]字再加上糸而省略其他部分也商周之彝器中有作[illegible]彝者實為借字余解作宗器宗廟之器之意也據此則說文解此字為宗廟之常器也之根據蓋亦可以理解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有宗器之語

字音為以脂切此音蓋與贄同音也此為借用為器字者也。

字義則為用于宗廟之器之意也（漢字之起源一五一—一六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說文彝宗廟常器也从糸糸綦也廾持米器中寶也彑聲又引春官司尊彝之文曰此與爵相似周禮六彝雞彝鳥彝黄彝虎彝蜼彝斝彝以待祼將之禮錄重文古文二字皆與金文之字形不類正篆之形亦為譌變之甚者也故不能據之以說字之初形……

古籀補始以字為雞牲之象曰

楊沂孫說古彝字从雞从廾彝象冠翼尾距形手執雞者守時而動有常道也故宗廟常器謂之彝禮夏后氏以雞彝鄭司農說宗伯主雞

容庚金文編亦以為乃禮器之總名所以盛黍稷云以下引古

籀補之文羅釋卷中三六葉舉卜文之字形曰象兩手持雞與古金文同其誼則不可知矣字可以為乃四方風神之名徐仲舒有說尊彝集刊七本一分一篇舉吳大澂之說以為未免太迂曲謂有可以器之實際而證明者曰

按彝之所以象雙手捧雞或鳥形者以宗廟常器中實有象雞或鳥形之物現存銅器中有全體作雞或鳥形者泉屋清賞及獻氏銅器錄本所在殷代陵墓中發掘所得亦有一鳥形之器彼時木製陶製此類之器必當更為普通蓋必有此更為普通之器而後始可構成此彝字之形與義彝之象手捧雞或鳥彝之訓常必與此為不可分之事實

再就禮經中關於彝之名稱論之周禮春官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

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此六彝鄭注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皇之形故就銅器言之除黄彝斝彝外與其以為刻畫之飾不如謂象全體之形象雞鳥形器既如前述即象虎形蜼形者現存遺物亦有之總之此諸彝以文字言彝象手捧雞或鳥之形以記載言周禮六彝有雞鳥虎蜼之名以遺物言銅器中有雞鳥虎蜼諸形之器此三方面既如是相一致此即雞鳥虎蜼諸彝象此諸物之形之最可依據之佐證

則徐說以為彝即相當於周禮六器中之雞彝鳥彝以鳥形尊為其遺物者也然彝字為用於一般祭器之字以此概稱六彝以為所有祭器皆稱彝則無是理也李氏集釋中以為徐說尚多有可商之處曰

宗廟常器之所以有此象雞鳥形之實物者亦必有故蓋古者宗廟祭祀以雞鳥為犧牲乃習見之事實於是製為彝器時遂有於雞鳥取象者矣非然者飛潛動植品類繁多古人製器何獨有愛於雞鳥乎

以為雞為祼鬯之際之犧牲其字形亦示其禮者也曰金文彝字實象雞鳥之縛其兩翼以防奪逸者此必於雞犧取象殆無可誤雞曰彝字乃象雞鳥形之器然此雞鳥形之器固又自雞鳥之犧體取象故製字象之也此所从糸即篆體从糸之所本許君以綦解之者誤也又金文彝字多於雞鳥形喙端之下著二三小點者乃象鬱鬯之形蓋六彝之屬皆為祼器所以實鬱鬯以祼神者雞鳥之喙即為器物之流故於其下著二三小點以象之也篆諸為米許君乃謂米為

器爵故其初彝必不如此也篆文从彑乃雞鳥之首及啄之形譌許君以彑聲說之亦非至彝之訓常者乃宗廟常器一

義所引伸

以彝為雞形之祼鬯之器以啄下之小點為注鬯酒之象者也然字非示器體者也小點亦難以為鬯酒之象六書疏證謂為从奚溪之異文而得聲之字則為無視字之聲義之說也

字為縛雞之兩翼而執于手之象然啄下之小點乃以其頸血注之之象示釁禮之字也大凡用於宗廟之彝器之類其成皆以犧牲之血釁之鐘鼓兵器之類亦行之廟屋之落亦用之犧牲有用雞牛羊犬豕等然彝器之情形蓋以用雞血為原則也釁者見于爨部三上釁字係然與祼禮不同以器之修祓為主之禮也施以修祓之器曰彝器以雞血修祓之器曰彝以犬牲血

加祝吉者曰器从彝之字源言之則為禮器祭器器則為喪器
明器
金文中付於彝器而稱障彝之例甚多銘於彝則如史望彝占
玛彝縣妃毁銘之辭敢隊于彝宗廟之器則如卯毁銘之稱宗
彝又用為彝常之義者有班毁佳民亡偕在彝之例……關於彝
用為宗廟之祭器之意劉節氏之說彝古文說存所收有以字本為示
鳥圖騰之說謂彝為持圖騰鳥之形民之秉彝即其意也云詩
之上文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之物示圖騰也以為彝乃以玄
鳥為圖騰之殷人之字然不過是傅會于物之說耳彝為示以
雞血釁之之禮从其字形亦可知者也說文新義卷十三上二
六六九一二六六七二頁林潔明譯

唐蘭曰：青銅彝器的彝字，本象兩隻手捧了一頭反縛兩足的豬，應該是用豬來祭祀，但這個原來的意義早就湮晦了。最近，陝西省岐山縣發現了一批周文王時期的甲骨，把彝字作爲一種祭名，那麼彝是從祭名引申爲祭器的意義的（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七頁中國青銅器的起源與發展

」〈X7〉「用作父乙尊彝。」〈X20〉「用宁鑄茲彝。」〈X31〉「用乍寶彝。」〈X44〉「王易錫值德貝廿朋用作寶尊尊彝。」〈X46〉「用作寶尊彝。」〈X54〉「用鑄口彝。」〈X53〉「噩鄂季奞父作寶尊彝。」〈X59〉「噩鄂侯弟曆季作旅彝。」〈X75〉「閃妀作乙妀彝。」〈X84〉「乍文考日乙寶尊宗彝。」〈X85〉「乍文考日乙寶尊宗彝。」〈X86〉「乍文考日乙寶尊宗彝。」〈X92甲〉「用作尊彝。」〈X144〉「寶作父癸尊彝。」〈X146〉「

)Ⅱ(㠯父丁寶障彝△ 」 <又165> 「敏繁作且乙尊彝△ 」 <又169> 「對揚父

休用作寶尊彝△ 」 <又189> 「登作障彝△ 」 <又190> 「登作障彝△ 」 <又191> 「登

作障彝△ 」 <又192> 「登作障彝△ 」 <又193> 「登作障彝△ 」 <又196> 「既古于彝△

」 <又198> 「曾侯中子游父自作䵼彝△ 」 <又201> 「作且丁寶旅障彝△ 」

<又209> 「启作且丁旅寶彝△ 」 <又211> 「作寶障彝△ 」 <又219> 「史速作寶

障彝△ 」 <又226> 「用作寶䵼彝△ 」 <又227> 「弔十(左)用作父戊寶障彝△ 」

<又260> 「邑作寶障彝△ 」 <又265> 「濕伯作寶彝△障 」(底) <又265> 「濕伯

作寶障彝△ 」(蓋) <又266> 「濕白作寶障彝△ 」 <又268> 「子釜作母辛

障彝△嬰 」 <又269> 「濕白作寶彝△障 」 <又286> 「𨨏為彝△壺 」 <又290> 「𩰫

胡乍(作)䵼彝△寶毀(簋) 」 <又293> 「𢆶小彝△妹吹 」 <又296> 「用乍(作)□公寶

障(尊)彝△ 」 <又308> 「用臣(作)獲公寶障彝△ 」 <又309> 「用乍(作)寶障(尊)彝△ 」

<又310> 「商用乍(作)文辟日丁寶障彝△嬰 」 <又312> 「乍(作)父乙寶障彝△ 」

〈X312〉「折乍(作)父乙寶障彝。」〈X315〉「用乍父辛寶障彝。」〈X318〉「墻乍(作)父乙寶障彝。」〈X328〉「應乍父丁乍障彝。」〈X349〉「用乍(作)文母日庚寶障(尊)將鼎彝。」〈X337〉「白(伯)戒乍(作)旅彝。」〈X357〉「[illegible]父乍(作)寶彝。」

〈X366〉「亞叔乍寶尊彝。」〈X371〉「小臣乍父乙寶彝。」〈X382〉「口乍寶彝。」〈X391〉「寶乍父癸障彝。」〈X410〉「䡅作父戊障彝。戈」〈X437〉「[illegible]乍祖乙寶障彝。」〈X443〉「陵乍、人乙旅彝。」〈X449〉「白(伯)乍(作)障(尊)彝。」

〈X459〉「白矩乍寶障彝。」〈X463〉「[illegible]戍婦庚乍寶彝。」〈X464〉「富伯乍寶障彝。」〈X467〉「乍寶障彝。」〈X473〉「用乍父戊障彝。」〈X477〉「吾乍朕(媵)公寶障彝。」〈X493〉「楚王酓章乍(作)曾侯乙宗彝。」〈X497〉「歆作寶彝。」

〈X504〉「乍寶障彝。」〈X505〉「乍寶障彝。」〈X508〉「用乍父乙障彝。」〈X529〉「乍[illegible]彝。」〈X530〉「關乍生男皇考日辛障彝。」〈X532〉「㠯乍(作)文考日丁寶障彝。」〈X534〉「敄乍(作)且(祖)戊寶障彝。」〈X536〉「倗万乍義妣

寶障彝。」<X543>「敏𣪘乍且己障彝。」<X546>「余用乍作朕文考大中

寶障彝。」<X549>「陵伯乍寶障彝。」<X550>「陵伯乍寶障彝。」<X551>「白

乍彝。」<X553>「陵伯乍寶障彝。」<X563>「亞形中□䜌𩕢□障彝。」<X623>

「閂敨乍乙障彝。」<X641>「攸用乍父戊寶障彝。」<X642>「復用乍之

寶障彝。」<X645>「用乍父乙寶障彝𣪘。」<X651>「乍寶障彝。」<X652>「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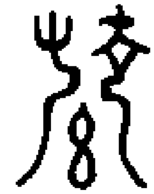
乍𪔅彝。」<X659>「乍母戊寶障彝。」<X661>「自作𪔅彝。□鼎」<X662>「王

乍作中仲姬寶彝。」<X663>「外弔叔乍作寶障彝。」<X665>「鳥壬侜乍

作尊彝。」<X666>「衛乍作父庚寶障尊彝。」<X667>「爭庚絲玆乍作氒

厥文考尸夷弔叔寶障彝。」<X703>「白乍作彝。」<X705>「自□乍作車

彝亞𥎦。」<X723>「用乍作寶障彝。」



紇

大絕鑄戈 〈2720〉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二三八頁紇字下收此字見山彪鎮與琉璃閣上圖二四說文詁林六八八〇頁雷浚說文外編卷四云「召南、素絲五紇、毛傳、紇數也、說文無紇字、陸釋文作紇」山彪鎮隸定作絕」

〈2720〉「大絕鑄戈」

素 輔師嫠段 「易錫女汝戠市素黃珩」<X1>

師克盨 <X98>

郭鼎堂曰「素黃、言白色之珩、黃即珩或衡之初文、像玉佩形。凡古籍及彝銘中言珩、其上必冠以色、如朱珩、幽珩、蔥珩等是也。」(文史論集第三三一頁輔師嫠𥂴考釋)<X1>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三上糸部「素、白緻繒也、从糸𠂹、取其澤也」桑故切、金文不从𠂹、象兩手持糸形。」

<X1>「易錫女汝戠市素黃珩」<X98>「素戉」

綽 蔡姞簋 <1305>

𤼈鐘 戊組 <9333>

<2151> 「用蘄祈匃釁眉壽綽綰」

<9333> 「綽綰猶彔屯魯」



龄 說文所無 <0062>

齊鎛 龄保其身



<0290> 𢾀簋



秦公鐘 <0476>

張政烺曰「龄,从素令聲。齊鎛「龄保其身」,一大系二〇頁作龄,从素命聲。自是一字。又見師克盨「龄臣先王」,亦是副詞,皆讀為令。爾雅釋詁「令,善也」。令保是好好保護我家,指周室。朕位指王位,𢾀身指厲王的生命。銘文類此者多,如叔向簋「用𤔲𩁹奠保我邦我家」大系一三二頁奠宗周鐘「隹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又「㽙保四……保前疑有脫文

<0290>或,意皆相似。(周厲王胡簋釋文「用龄令保我家,朕立位𢾀胡身」

<0290>「用龄令保我家,朕立位𢾀胡身」

<0476>「秦公𦔻畯龄」

a



孿 公貿鼎

<0618>



長陵盉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五〇六頁䜌字下收長陵盉、未詳所出，今據補』

<2338>

「帛 日 䜌。欒」



a 率 盂鼎 <0676> 享丸为達



b 毛公鼎 <0630>

白川靜曰說文率捕鳥畢也象絲罔上下其竿柄也以為鳥網之象……注家亦多執鳥網說古籀篇以糸之兩旁為作網之象然皆與字形無所類……

高氏字例八三·五以為繩索牽引之義以牽索之義說之者早有李陽冰之說繫傳祛妄云

陽冰云率車也玄率者索相牽之義入集也八八眾象也十十人也作捕鳥之具許氏誤用鍇以為爾雅綍繂也率古蓋同安得非畢网陽冰云車未見此訓餘亦臆說也

以其說為非然金文之字从幺與旁點所謂無上下柄之形也實難以之用于羅網者也六書疏證以字為从行幺率循之義

者也。然字之初形非从行也。从行者見于毛公鼎銘率懷不廷方國字也。淵源曰率乃將帥之帥幌或字。以毛公鼎之字為動者當道是待人導引之時也。而以率之義為導其字从行後起之字也。陳鐵凡氏之率與亂（中國文字二六）亦以率為索之義从行辵者為其孳乳字云。

字蓋為拗轉絲麻之類絞水之象也。旁點徐箋以為麻枲之餘，然實為水滴。爾雅釋水之繂孫炎注大索者當為拗戾成索狀之意。卜文之率作左右各二之點下垂之狀，字與彔之形相近，然彔為以有把手之錐穿穴之象，左右飛散者其木屑也。率為綍去水之象，故為慤之意、率領之意、約束之意、循導為達之義，其他引伸義亦多。金文中用如大盂鼎率肆于酒、禹鼎敺方達南淮夷達（公戎車百乘）等。說文新義卷十三上二六七五－二

六七七頁林潔明箋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五〇六頁李字下收𢦏蟇中山王鼎。參卷二〇七二逵字條。



雖 秦公簋〈1382〉

〈8500〉「雖母會付」



 蜀 班段 「隶鮴蜀巢」〈大6〉

 漢銅戈 涪陵小田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三上虫部「蜀，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詩曰：蜎蜎者蜀。」陳槃不見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第一冊一九頁引周書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又引顧頡剛曰「楚的北部有庸、盧、彭、濮，左傳上有很好的証據……這四國和蜀都在漢水流域，羌、微和髳則在渭水和河水流域。（古代巴蜀與中原的關係說及其批判）又引童書業曰「今湖北鄖西縣南有蜀河，入漢水，或即古蜀國所在。牧誓所舉西戎八國，皆近漢水，蓋巴、蜀本皆漢水上游之國，其後為秦、楚所迫而南遷者也」（古巴國辨）陳書未引班設本條所收二器。據古文字字形表五〇七頁」

黄盛璋曰：蜀西南之蜀過遠，此蜀應在東方黄河流域周原新出周初甲骨文有「伐蜀」（父八號），竹書紀年「夷王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賓于河，用介珪」（太平御覽八四、引），是西周中葉蜀國猶在，此蜀應即春秋魯地之蜀。左傳宣二年：「楚于是有蜀之役」，杜注：「在成二年冬，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成二年傳對這次戰役與會盟有如下的記載：「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十一月公及楚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子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之大夫盟于蜀」。

昭七年楚薳啟疆使魯還提「蜀之盟」與「蜀之役」。蜀國近魯，後來為魯所吞滅。春秋時蜀為魯地是無疑問的。路史．國名記：「蜀，一作鄒」。預云：「泰山西北有蜀亭，今兗之奉符，故濟陽，有蜀山」。續漢書地理志潁川長葛「有蜀城，有蜀津」，注引史記曰：「魏惠王元年

韓趙合軍伐魏蜀之澤」。按今本史記魏世家作「濁澤」，趙世家作「涿澤」，年表又作「涿澤」。作「濁」字是，「蜀城」「蜀津」當皆是「濁」，暫置不論。

（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八○頁，班簋的年代、地理與歷史問題）〈大9〉

止□ □□ 从□从□ <2770>

徐中舒伍仕謙曰「□」，从虫从止，當讀為蚩。方言「蚩，悖也」。廣雅釋詁「蚩，亂也」。悖亂指懷挾犯禁之事。門犯有小有大，故曰小大之蚩。古少小二字不别，此大小對言，知當讀小（中國史研究一九七九年四期一九五頁，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室圖説明四、中山王宮室圖説明「少（小）大之蚩」）<2289>

周法高曰「□」字朱德熙裘錫圭釋𠯑（見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五一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墓因左半模糊不清，故以口代之。徐中舒伍仕謙釋蚩，非是。古文字字形表五〇七頁蚩字下收中山王墓宮堂圖□，確否待考。

〈X289〉

「王命貫為逃兆乏法關閔狀少小大之叫」

 a

蚘 說文所無廣韻人腹中長蟲也集韻蛕蚘古詩及手通作尤 五集上〈2990〉

 曾中大父段 作𧏊〈又2279〉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三上虫部『蛕，腹中長蟲也。从虫有聲。戶恢切。』魚鼎匕之蚘字，蓋即此字。容氏以為說文所無，失考。曾中大父段『曾中大父𧏊蛕乃用吉攸□□金』，𧏊亦蛕字，人名。古文字形表五〇七頁蛕字下收曾仲大父蛕𧏊，今補於此。」

〈又2279〉

「曾中大父𧏊。蛕乃用吉攸□□金」

蟗

蟗 說文所無

蟗 蟗姜鼎〈0348〉



蟗伯簋〈3464〉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五〇八頁蟺字下收蟺伯簋及蟺姜鼎，今補。說文卷十三上虫部「蟺，夗蟺也。从虫亶聲。常演切。」

〈4064〉「蟗白作寶隮彝。」



从䖵 說文所無 郭璞江賦偹墉

銘 其而擊釋 邾公釛鐘陸墉之孫 <0040>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二一二頁蝙字下云「說文無 集韻音容 陸墉也」蝙當讀為庸 用也 古文字字形表一〇七頁䤈字下收𪆫鐘邾公釛鐘蓋墉字為誤也



典鐘 戊組 <7333>

<X332>「囍 安厚之福」

<X333>「囍 之孝之福」

蛍 1685A

䖵蛍 从虫次聲說文所無

胤嗣𧊒蛍壺 <2288>

張政烺曰：蛍，从虫，次声，《玉篇》及《廣韻》皆云「蛍，似蜘蛛」。故宮舊藏唐寫本《刊謬補缺切韻》（一九二五年唐蘭寫印本）去声八至「次，七四反」下有蛍字，注云：「《爾雅》云：蛍蠢，蜘蛛別名」。按今本《爾雅·釋蟲》作次，不从虫。古人率單名，偶有二名者其二字必有義，構成一个詞，或是聯綿字。二名不偏諱，因為偏諱就不成其為名。𧊒蛍二字無義，故知作蛍者是單名，蛍不與𧊒相聯。蛍當是中山王譽的後人，作壺時譽初死未葬，新君未即位，故稱胤嗣𧊒，而不稱嗣王。（古文字研究第二三一—二三四頁中山國胤嗣𧊒蛍壺釋文）胤昇（嗣）𧊒蛍 <2288>

a



壺 說文所無

子令壺辭 〈2374〉



師[illegible]

鼎 〈2298〉

〈2298〉「蠆 a 孫子一嗣皇辟懿德」

 它 与也为一字
弔伯盉 異自它邦 〈1384〉

 沈子它盉 〈1391〉

白川靜曰：也，文釋作它，佗然从字形觀之，仍當釋作也。大系曰：
也，沈子名。字乃古文匜象匜之平視形。說文以為象女陰，非
也。又字與它古亦有別，因古音相同，世多混為一字，學者不
可不辨。彝銘中屢見也也、熙熙之連語。熙熙，和樂貌，習見也。
也，孟子離婁下：施施从外來之施施，趙注云：施施，猶扁扁，喜
悅之貌是也。沈子以也為名，義蓋取此。
它為出自蛇形之字，蟲頭之下部屈曲作大乙字形，與此字頗
有不同。匜之初文从也从皿也，蓋為移水之器之象形也。（金文
通釋第十五輯九一—十頁）也毀林潔明謹〈1391〉

參閱卷十二1596號「也」字條、

<X61>「作(作)其子孟姬嬰䵼(䵼)盤它(匜)」<X244>「卅一年奠命梪潘司寇肖它坐庫工币皮耴冶君(尹)启」<X245>「卅一年奠倫梪潘司寇

寇肖(趙)它坐庫工币皮耴冶君(尹)跛」<X246>「卅二年奠命梪潘司寇肖它坐庫工币皮耴冶君启造」<X247>「卅四年奠倫梪潘司寇

肖它坐庫工币皮耴冶君跛造」





<0202>



龜父丁爵

<2271>

<2271>

「龜父丁」

黽

黽　鄂君啟節車節

「毋(毋)載金革黽箭」<又3>、

郭鼎堂曰「毋載金革黽箭，禁止私行運輸武器，管子地員篇五位之土……皆宜竹箭求黽」尹知章注云「求黽亦竹類也」。說者多以為非，謂求黽均係誤字(參看管子集校第九二四－九二五頁)。今此金節黽箭亦連文，足見管子書至少黽字并不誤，唯求黽或黽究系何物，苦難確定。以此銘求之，金與革既異類，則黽與箭亦必異類，故尹知章以為亦竹類，并不足信。疑是做弓幹之材料。考工記弓人「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為下」。無一相合者，但求黽要是植物，留以待考」(文史論集第三三九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83>

于省吾曰「毋載金革黽箭般〔滌非〕羅〔長毚〕」謂黽借為萌未可據

黽應讀作眉以聲求之黽與眉同屬明紐以韵求之黽字的古

讀屢有轉變以黽勉謰語也作忞慔啓勉閔勉證之則入諄部

眉屬脂部脂與諄陰陽對轉典籍中的眉字也作篃或薇廣雅

釋草箭篃氣也說文薇竹也段注謂薇眉古今字晉戴凱之竹

譜注謂眉生非一處江南山谷所饒也故是箭竹類山海經中

山經謂求山多篃西山經謂英山其陽多箭篃郭注今漢中郡

出篃竹厚里而長節郭文謂管子地員篇五位之土……皆宜竹

箭求黽尹注訓求黽為竹類說者多以為非又謂求黽或黽究

系何物苦難確定按管子的求黽當即中山經求山多篃的求

篃蓋當時的求山以多篃著稱則移植于他處因而名之為求

篃或求黽也即胡麻邛竹之比竹譜謂眉竹江南山谷所饒則

楚境實多產之西山經和廣雅均以箭𥳑爲言可爲節文𥳑箭連稱之證節文言毋載金革𥳑箭這都是軍用物資故在禁運之例獨于車節言之者因為陸行北通上國意在防其資敵謀叚（考古一九六三第八期四四五頁鄂君啟節考釋）〈23〉

〈23〉「毋毋載金革黽箭」

二 a 我二鼎 <0647>

三 b <0676> 盂鼎

<X52> ┐隹二△月初吉戊寅∟

<X60> ┐今三半二△廿少半廿∟

<X179> ┐四斗

冶客四寺廿二△豕盤∟

<X197> ┐隹十又二△年初吉丁卯∟

<X200> ┐隹正

二△月既死霸壬戌∟

<X235> ┐王二△年寡命韓⋮⋮右庫工帀鉘鮥庆

∟〈殘〉

<X245> ┐卅二△年寡俞棓涵司寇肖趙它坒庫工帀伎耴

冶君尹波∟

<X246> ┐卅二△年寡命棓涵司寇肖它坒庫工帀伎耴冶

君启造∟

<X289> 二△年寡俞棓涵司寇芋庆坒庫工帀伎耴冶君波

造我戟束刺 <X249> ∟

<X289> ┐王堂方二△百乇尺∟

<X289> ┐悊哀后堂方二△百

乇尺∟

<X289> ┐王后堂方二△百乇尺∟

<X290> ┐隹惺王十又二△祀∟

<X304>

┐隹唯正二△月初吉∟

<X321> ┐四年二△月既生霸戊戌∟

<X339> ┐于

邵昭大太室東逆光僕二△川∟

<X338> ┐舍盉冒梯肇瓶皮二△∟

<X338> ┐

笩𢻬皮二」<X338>「䜌業烏循踊皮二」<X338>「蔙䝞下皮二」<X340>「

隹惟十又有七年十又有二月既生霸、魄己卯」<X351>「執嘘飤二

夫」<X418>「隹唯十又二月初吉」<X417>「唯十又二月初吉」<X482>

「隹二月初吉」<X496>「固付𠦪厥且祖僕二家」<X501>「隹唯二年

三月初吉庚寅」<X596>「隹王十又二月」<X649>「在𠦪朋二百」<X658>

「廿二年」<X665>「𣲜𣪘家三柰二叄桼四口」<X647>「家重二牢百

六十二斤新之家重」<X667>「家重二牢百六十二斤新之家重」

毛公鼎 a　令女亟一方

伯汈其盨 c

大保簋 〈3010〉

墻盤 〈X309〉

班簋 〈大6〉

白川靜曰，亟，金上古西清二書中缺釋，郭氏讀作望古文，審斷代則讀為亟，毛公鼎銘有令女亟一方之語，例與本銘之字形最相近。陳氏引書君奭作汝民極，商頌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亟，詩齊韓二家則作四方是則，以為極則之意也，謂君也。毛公鼎銘亟一方，本器作亡四方，亟故揚樹達氏以下文之秉以下為四國之名，然秉乃用如秉德秉令之動詞，加于下文之令也。（金文通釋第十五輯四一頁七九孟段下附班段林潔明譯〈大6〉二[?]）

加藤常賢曰，亟 金文　亟 篆文

字形由亙與口與攴（或又）構成，亙字為獨立之字，見于甲骨文（鐵雲藏龜四五三）。關于此字，于省吾曰

亙亦亟之初文也中从人上下有二橫畫上極頂下極踵極之李義昭然可覩(雙劍誃殷契駢枝三篇)

誠巧妙之說明也一讀之下易于首肯不禁有便利之解釋之感也二不僅見于此字亙亘亟字中亦有表示二端之境界之意恐為境之音也在亙字中二亦為義兼聲與人相合而為昭[illegible]之李字表示頭之前端至踵軀體之全部之意也若此解釋不誤則亟致字乃从人口與手(又或攴)(意符)亙聲(聲符)之形聲字也

字音紀力切亙表示此音此音所表示之意義為急疾也

字義口與手相合則為以手及口催促之意也(漢字之起源二八四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亟說文敏疾也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二天地也繫傳說其義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不可失疾也云……

文源从金文之字形為證曰

按从二為天地義已廣漠亟急也象人在隘中被追驚呼二象隘从又持人與及同意从口驚呼之象古从攴與从又同意

从為窮極驚呼之象……在金文中其字用如毛公鼎銘王曰父厝今隹余䌛先王命命女亟一方固我邦我家謂君之事也又晉姜鼎有晉姜用蘄綽綰眉壽乍疐為亟萬年無疆亦謂保君位之事也即在極位之意也然此一辟君之意亦已是字之轉義字可从窮極之意而求其原意也

作爲字形之解釋文源之所言最近是惟以口爲驚呼之象實不適當曰爲載書之象也二上下迫窄之象而於其中之人則窮局之呪咀之而加攴此爲字之意象也字可視爲殛之初文殛亦見于放四凶之神話爲放逐惡神之儀禮也以之爲邊境之守護而稱爲四極殛指殛死然本爲放竄之禮故書舜典之殛鯀于羽山而楚辭天問作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施者謂施解也殛者本指將人呪咀窮極而放竄之之禮亟爲其初文也自窮極之意而爲極限極位之意金文中用爲君之意疾之意又爲亟之派生之義也[8]說文新義卷一三下二七二七—二七二八頁林潔明譯

孫稚雛曰[7]班簋銘文中有「作四方□」一句方下一字形頗奇特見圖八劉心源古文審說「疑亟字用爲極」卷五一一頁後人多從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之郭氏在大系考釋(二十頁)中釋此字作望，班簋的再發現(文物一九七二年九期)進一步申述說「亟字結構實象人立在兩個夾板之中被拷問之形，當是殛之初字，後出之字有極，為棟梁，為至高無上，為正中，為準則，是從極字所引申出來與亟無涉」他認為此字「象人立而向上，从上，上亦聲，乃望字的異體」作四方望，言為天下之表率，左傳昭十二年晉子產國之望也，即此望字義，如為作四方極，王者以這樣至高無上的贊詞稱許其臣下，那為作為王者的地位擺在何處呢。

按從字形看，甲骨文望字一般的寫法，象人立，上著一誇大了的眼睛(臣)翹首相望，西周早期的金文，如成王時代的保卣銘文，望字的寫法和甲骨文同，後來才增加月旁，可見臣(眼睛)對于望字的構造甚為重要，它是這個字的主體，如果沒有它，望

的意義也就失去了，所以，方下一字不應是望的異體，而是亟字。墻盤銘文中有亟，形與銘略同，僅左旁多一口，可証。

再從金文文例來看，作「四方極」也是講得通的，王可以稱許其臣下為極，例如：

毛公鼎「命女亟一方」（三代卷四·四六頁）

晉姜鼎「作疐為亟，萬年無疆」（嘯堂集古錄上·八頁）

伯梁其盨「㽙臣天子，萬年唯亟」（商周金文錄遺一八〇頁）

這些亟字都用作極，它和詩經商頌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尚書君奭「作汝民極」的極字意義相同，可見王對臣下可以稱極（毛公鼎），作器者也可以自稱「為極」（晉姜鼎），伯梁其盨銘更明確地証實了一方面「臣天子」，同時可以「萬年唯極」。

綜上所述，方下一字仍以讀極為是，釋望不管是從字形來

析從文例來比較都是不合適的。」（中山大學學報一九七九年六一頁金文釋讀中一些問題的商討「亟和望」）〈大6〉

唐蘭曰「亟从口亙聲，亙見班簋，亟从又亙聲，此通極」（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四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亟極獄熙逗桓慕謨」）〈大309〉

徐中舒曰「亙篆文作亟，同極，極棟梁也，人居棟梁之下，言其近」（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三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亟獄逗慕」）〈大309〉

戴家祥曰「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二頁墻盤銘文通釋「亟狱亍逗桓慕」）〈大309〉

李學勤曰「亟，廣雅釋詁一『敬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三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亟獄逗慕」<X309>）

陳世輝曰「亟同極，獄讀為伺，說文『獄，司空也』，段注『此空字衍，司者今伺字』，段說是對的。玉篇『獄，察也』，伺察的意思相近，譯成現代漢語是注視的意思」（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四三四頁墻盤銘文解說「亟獄逗慕」<X309>）

<X309>「亟(極)獄(熙)逗(桓)慕(謨)」

亙

1695

亙[a]

恆 說文亙古文恆从月

詩曰如月之恆 參見<0679>

「十七年奠命鑾恆 司寇彭璋武庫工帀皇昌冶猒」<X301>

恆 <X241> 「<X301>「恆」摔頓稽」

竺

胤嗣𡥆蚉壺（p288）

張政烺曰「竺，《說文》「厚也。从二，竹聲」。經傳皆以篤為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三五頁中山國胤嗣𡥆蚉壺釋文「竺（篤）胄迪𨑒疆」）（p288）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隸定作「竹胄」」見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〇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參卷七「冑」字條。按張說是也。

（p287）「竺（篤）胄迪𨑒疆」

凡 a

散盤：凡十又五夫 <2727>

戜簋：月一 <0351>

白川靜曰：「凡區以品一」句斷代曰：

是命孟以上述俘獲的牛羊車馬分類以入區即毆孟在廟告中所述兩役的俘獲是分次入獻的一進首于大廷二以人馘入門獻西旅三以區（車馬牛羊）入此三事皆入于周廟但一二在旦時三在大采時

以凡字解作副詞然其用法不見于初期之金文大豐毀銘有「凡三方」之語凡為概之意也蓋對俘人則用以車馬等則用凡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七〇四－七〇五頁六二小盂鼎林潔明譯 <6017>

白川靜曰「月从古以為邦域之象而釋作域。遙齋贊稿中亦曰：
「月陳萬齋釋為或古域字文王之分天下有其二惟青兗冀三州尚屬商故云三方」云據古餘論中釋作同而無說奇觚釋為凡曰「王有大禮凡三事即下文祀天室祀文王饎上帝也」大系以為即風諷告之義曰「凡假為風諷也告也」關于三方則稍改遙齋之說解作「周人在西故此僅見三方」聞一多於此句亦引麥尊之文以凡為汎泛之義也曰：

竊謂麥尊紀王在辟雍乘舟為大豐此亦云大豐則凡疑當讀為汎彼王在辟雍中汎舟也汎舟而言三方者何……辟雍即泮宮而泮水箋曰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則是辟雍之水亦半圓形之水水形半圓故但

得三方如鄭說則東西南三方毀文曰王汎三方猶言王宮

遊辟雍之水矣

陳夢家氏之考釋明顯地乃據聞氏此說陳氏詳論辟雍大池之制曰王又大禮是王有大禮於辟雍池中所以王凡三方是汎舟於大池中的三方雖無舉出聞氏之說然其說全同孫作雲氏說亦同曰王凡三方可能是指武王在辟雍中射魚以供祭獻之用云

赤塚氏以月與卜文之月同字舉出

貞月河于上甲 續二·五·四

庚子卜韋貞王月其遣之日月遣雨 前五·二七·五

之例然月乃盤之象形關于其義引貝塚氏以為即周禮男巫旁招以茅之旁之說解作豹即稍為方或祊之降神之祭也以

大豊為奠醴或祼鬯用為降神之祊之義以為二者皆奠在天室之祀之預備牲之禮也从而三方者乃以天室為背對東南而三方行祊祭也

日蓋為祭祀之名或為祭儀然其用法中除上文二例之外亦有

丙子卜日父乙　乙五四九三

貞弗其日出　乙四五四二

等祭名而用為動詞之例證據

戊辰卜貞雀用日出疾戊申卜雀弗用日出疾　續四一二一

子妥咼日　乙六二四三

貞翌乙巳子漁咼日口出且戊　續三四七七

等例則於禍尤降臨時為祓除之亦行日亦有日又日出用：

〻㞢月樂等等語例月為祭祀之名也對外方亦行之

乙酉卜𡧊貞麋告曰方㞢今楙月受㞢又 天六二 京一二二一

囗囗卜賓貞麋告曰方㞢今楙月受㞢又 前七二八四

㞢如父乙㞢芒王 乙六二三五 乃有禍尤之意之語也右二例乃因外國之方造成禍尤故以此卜問如月而祓禳之是否受祐又也周頌中所見之殷殆亦屬此一系之祭祀也 參考甲骨金文論叢五一二頁

下以

在此銘中月則對三方行之此三方明顯地並非如客齋大系所云指政治之區域之意因此以此為辟雍大池之三方或以之為明堂之三面此二說首先成為檢討之對象尤其是銘文無說及大池則不能以大池之三方充之麥尊銘因無記此事也此一場合與此有關而可考慮者乃殷之祖神上甲寫作田

然報乙報丙報丁則皆將乙丙丁記在匚中之事口匚乃其郊宗石室之象卜辭中有三匚（京三九七一）三匚（粹一二〇）匚匚同字兩字亦皆為匚祀之意亦用為動詞經籍中則以此為方祊閟報之事皆為祭名

貞彡匚于皿室亡尤　鐵五〇一

出匚于口于南室　佚四一三

貞其出匚于保于口室彡　文三七九

在此等例之中彡匚出匚在皿室南室等地舉行此等諸室恐並非特定之祖考之廟所蓋為祭祀舉行之地方从而在該處祭祀之時是被認為乃招降神靈来享器銘之日與此一匚系之祭名其音相近然兩者是否為同一種祭祀則難以確定如以為既有日又有匚則將兩者加以區別乃屬常識之事

與日字字形相近者尚有戠關于其字亦有加以考察之必要

戠乃對各個別之祖神分別舉行如

辛亥卜戠妣戊」辛亥卜戠祖庚」辛亥卜戠子□」辛亥卜戠祖庚（乙五三二七）

對每一事用一辭字从日及四手搬之初文也此蓋或為表示遷其主之事之字然若器銘之日為其省文則是指將三方之主移于祀室也此一場合三方者即三匚指周之三先王也

若照以上所言對于日三方有三種解釋之可能

1. 以日即卜辭所見之日祭乃祓禳之事也解為王祀于天室祓石室之三方

2. 以日為日出日又之日即盤桓之盤解為王祀于天室之時對三方即三匚首先行盤桓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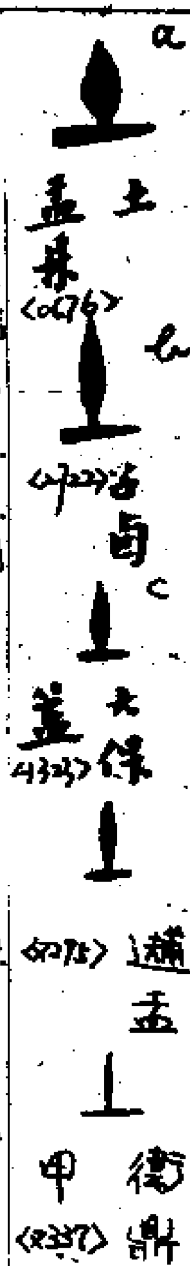
3. 以日為戠之首文解為將三匚之示主遷于天室故衣祀任何一解大致皆可通今以下文之衣祀為重點且以天室與下文之南室等相似而解之則產生3說成立之可能性然於日之字形畧有困難又在取3說之時參考1、2之解亦並非不可能衣祀之時遷示主于祀所之事實際上是否有其事難難以確知然如以祖神與自然神共祭之時類似遷主之事从卜辭之例可以推知也若將祊等旁招降神之祭禮與上述卜辭之戠之字形及于南室舉行之匚祭等例合而思之則姑以為在衣祀之情形將示主合于一處似亦可通是則此句應解作為衣祀之豫備儀禮此事既畢則行銘文所云「王祀于天室之祭祀也」(金文通釋第一輯九一—十四頁一大豐毀林潔明譯

孫稚雛曰：「于省吾說，以卜辭父子且丁（北大藏契）和于父乙凡（後上七、五）證之，則凡當為祭名，而卜辭和金文習見四方之祭，下言三方，銘文三字下又適有一畫的空隙，是否四字之泐，疑未能決，存以待考」（關于「天亡簋」銘文的幾點論證）稚雛按：徐同柏亦曾以為「三方即四方」，謂「古文三、亖（四）字皆積劃，此或有脫筆」（從古堂款識學）也。以「凡」為祭名，惟讀「三方」為「三紡」，以為即卜辭中常見的「三匚」，翻譯出的為「大于宣毛禱祭于大王、王季、文王的廟」（周代商唐新證——「大豐𣪘銘」是周代商唐的確證）孫常敘綜合前人之說，力辯「日」不同于「凡（凡）」。他說「日」和「同」同音（同從口日聲）「王日三方」就是王同三方，從吳闓生說「同」用作會同之同（天亡𣪘問字疑年）。

稚雛按：從字形看，「日」釋作凡是正確的，「日（凡）」就是般、盤的古文，

甲骨文般庚之般作「凡」（前編一、一六、二）或作「服」（前編一、一五、八）金文同字從凡從口，會意，省口則無意可會，且不為「同」字古音凡（邦母侵部）同（定母東部）通假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字仍以釋凡為是。「凡」當為一種祭名。（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一七一頁、天亡毀銘文滙釋）<1379> 即大豐毀

<2351>「凡。百又(有)㞢又(有)五𣪊(穀)」<25007>「凡。與士被甲」



白川靜曰說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繫傳末句作丨物出形也……孫氏文字學叢五。曰象土堆積地上之形然土並非自然堆積之土之形也

卜文之土作在一之上將土建成細長之錘形之狀其上時或加二三小點此蓋為土主之形也小點乃示對之行灌禮者也是則字為社之初文如

貞作大邑於唐土 金六一一

貞勿桒年于圃土 前四一七三

其又夒亳社又雨 佚九二八

等蓋為宅社毒社國社之意也單言土之例亦多對之而行燎

莽雨御等祭禮亦有行禘祀之例（佚四〇 乙五二七二）似亦加于自然神

之先公之系統中蓋相當於文獻中之相土者也荀子解蔽篇

中作乘杜者是也

殷王室之王畿之經營之地稱為東土西土南土北土而卜其

受年之例甚多此乃以社為中心者蓋為供神穀之特殊經營

地也詩大田等中所歌乃周代之形態也田土之開發曰墾田

墾字為兩手捧土主之象奉土主而祀社神而在其地建新之

農耕地者也

金文之字形亦作土主之象文源以土主之形為象物吐生形

又校案曰

才象才出是義為始 土象全吐則義為終在字从土从才故

在之義得兼終始爾雅釋詁在終也
然吐乃其後之形聲字也而非可以之求土之初義者也且在
之所从非土也而是士據卜文之出土始明白土字之初形及
用義而得知字之本義也見說文新義卷十三下二七三四—二
七三五頁林潔明譯

乙白川靜曰卜辭中又有土方方二國之名此一情形君以為乃
與畢一同賜地者則以土方之可能性居多讀作畢土方於文
意亦較讀作畢土方分切為二為自然關於土方卜辭有

貞王勿省土方 前七·七·四

省土方 勿省土方 前七·一二·四

卜問王是否親自省察土方之辭其地乃在殷王之行動範圍

之內邑方為山西方面之外族屢屢侵寇殷武丁之時曾對邑方進行大規模之作戰其時武丁首次試行勘定土方（殷曆譜卷九武丁日譜）據有關之卜辭而觀之其地望恐在晉南河內附近之地殆即殷都之西大行一帶此一舉與土方五十里即是賜予召之地也（金文通釋第九輯四八二頁四五）匽國呂林泰明譯〈722〉

〈又208〉「王出獸狩南土」〈又215〉「嬰土父作彝改隩南」〈又216〉「飲者月公子土折作子中姜桂酉之般壺」〈又291〉「命邁事使于述遂土」

隯謀」〈又314〉「令作冊折兄既望土于相侯」〈又335〉「王才在成周嗣土虎宮」〈又336〉「嗣司土徒散微邑」〈又337〉「嗣司土徒邑人趙」〈又340〉「嗣司土」徒毛弔叔右此入門」

 地　籀文作墬

胤嗣好盗壺〈2288〉  㝬簋〈2290〉

張政烺曰：新地，謂新開闢之地。中山桓公復國，徙都靈壽，王䝨時又「闢啟封疆，方數百里，列城數十」，故有此稱。(古文字研究第二四頁中山國胤嗣好盗壺釋文「敬命新墬(地)」)〈2288〉

張政烺曰：墬見侯馬盟書「晉邦之墬」文物一九七二年四期三七頁是地之異體字。說文地字从土也聲「又墬籀文地从隊」，隊見將紀簋「肆敢隊于彝」大系六七頁，从𨸏彖聲，彖見說文彑部「讀若弛」，龔紀簋隊簋讀為施。衛孔悝鼎銘「施于烝彝鼎」禮記祭統引文例正合。本銘墬亦讀為施。尚書洛誥「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意與本銘相近。(周厲王胡簋釋文「墬(施)于四方」)〈2290〉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地，元气初分，輕清陽為天，重濁陰為地，萬物所陳列也，从土也聲。墬，籀文地，从𨻰。」銘與籀文合。古文字字形表五四四頁𨻰字下收𨹧篕，恐非。今據補於地字下。張政烺讀為施，是也。古文字字形表五一八頁墬字下收𨹧篕，並云「新附」，蓋以大徐本新附之墬字當之，非是。」

〈9.486〉「敬命新墬（地）」

〈9.297〉「墬（施）于四方」

䵷 坡 兆域圖

「其坡五十乇尺」〈2289〉

徐中舒、伍仕謙曰「圖中五堂不但大小不同，高低也有差異。王堂、慮后堂、王后堂南北並注明：蔽平者平（五十）尺，其坡平（五十）尺，共為五處。大夫人堂、□堂三邊皆注明：蔽平者卌尺，其坡卌尺，共六處。這里的平者是女使及宦侍的居處，坡者是由蔽歇至各堂階陛的所在」（中國史研究九八頁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室圖說明四、中山王宮室圖說明）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五一三頁坡字下引中山王墓宮堂圖，今據補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坡，阪也，从土皮聲，滂禾切。」」

〈2289〉「其坡五十乇尺」

〈2289〉「其坡卌乇尺」

坪 α

坪 跂为平

平安君鼎 〈0644〉 坪

大梁鼎 坪

十五年 坪 戈 〈2239〉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四二六頁坪字下收大梁鼎，案此字不見於〈570〉大梁鼎。類編所附銅器目錄二七頁有大梁鼎，見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三期湖北枝江百里洲發現春秋銅器圖六，不知是否大梁鼎之誤，待考。古文字字形表五一三頁坪字下收鄭韓故城銅戈，當是〈2239〉十五年戈，今據補。又引曾侯乙編鐘[character form]，今收入附錄下第00號，古文字類編四二六頁坪字下。

〈2196〉〈2239〉「十五年奠命肖距司寇彭璋右庫工師陞坐冶贛」

「坪之子臧孫」〈0667〉「坪安邦𠭁客財䵼」〈0663〉「單父上官庖宰熹所受坪安君者也」〈0667〉「坪安邦𠭁客財䵼」〈0668〉「單父上官庖宰熹所受坪安君者也」

a 均

蔡侯鐘 <0054>

a 于省吾曰：銘文言「均子大夫（信陽楚簡稱「均卿大夫」），建我邦國，為命祇祇，不㥀（愆）不貳（忒）」。此段大義係蔡侯說，蔡之所以復建邦國，都有賴于諸大夫的施行政令，敬恭其事，沒有過錯所致。」（古文字研究第四二頁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蔡侯鐘「均子大夫」）<0054>

周法高曰：均子大夫猶詩鄘風載馳大雅雲漢言「大夫君子」也。均讀為君。詩鄘風載馳鄭箋云「君子，國中賢者。」

[古文字] 垣 兆域圖

中宮垣、內宮垣兆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垣，牆也，从土亘聲。雨元切。」說文古籀補[古文字]幣（古垣字）[古文字]（垣字幣 首文）[古文字]（長垣一新幣）[古文字]（襄垣幣）[古文字]（襄垣幣 反文）與兆域圖垣字形近。古文字類編四二一頁垣字下收中山王兆域圖。古文字字形表五一四頁垣字下收中山王墓宮堂圖。

朱德熙、裘錫圭曰：「此圖銘文中『官』、『垣』二字皆从[古文字]，似乎[古文字]既代表𠂤，又代表亘。果真如此，則[古文字]既是官字，又是宣字；[古文字]既是桓字，又是棺字的簡寫。不過官和宣、棺和桓當時都是常用字，不應完全寫成一樣，不加區別。方壺銘和鼎銘趄字所从的亘作[古文字]，很可能當時宣、桓所从的亘也是這樣寫的。至于垣字寫成从[古文字]，可能是因為沒有埍字跟它對立，不會發生混淆的緣故

一說㠯是亘字而非㠯字，因爲亘、官古音相近，故銘文借宣爲官，借桓爲棺（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二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489〉

商承祚曰：「魏三體石經春秋僖公『衛元咺出奔晉』古文作䛡，按此乃垣字之古文，借作咺。說文垣之籀文作𩫏，玉篇同。又城字、金文城虢遣生簋作𩫏，散氏盤作𩫏，[illegible]字作𩫏，坯字作𩫏，堵字邵鐘作𩫏，墉字史頌簋作𩫏（亦有从土作者）如城、坯，而籀文之籀文城堵陴（與埤同）及玉篇之籀文，莫不从𩫖，玉篇墉之古文亦作𩫏，說文以爲籀文，而玉篇及此以爲古文者，古籀文每有相同之字也。陳侯因資錞𧻚字从亘，此則省去上下兩筆，隸釋所載石經『葬蔡桓公』桓字作𢓈，亦从㠯，垣咺同聲，故此假垣爲

亘

（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二一二頁石刻篆文編字說（亘）卷二．大頁）

<X2897>「中宮垣」

<X2897>「內宮垣」

堂 兆域圖

「王堂方二百乇尺」〈又2397〉

堂 鄂君啟節車節

「屯十台以堂當一車」〈又3〉

臺 戒叔方鼎 〈又348〉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堂，殿也。从土尚聲。𡊳，古文堂。𩫖，籀文堂从高省。』徒郎切。兆域圖之堂與古文合。」

郭鼎堂曰：「台堂讀為以當。此言如單用馬牛等牲畜以馱載貨物，則集十匹以當一車。」（文史論集第三三九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又3〉

唐蘭曰：「堂原作臺，上半从立，下半从土。从臺即堂字。說文堂字籀文作臺。堂是適堂師地，未詳。」（文物一九七六年六期三八頁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附錄）戒方鼎：「才在臺堂𠂤」〈又348〉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五二二頁當字下收鄂君車節，郭氏釋為堂讀為當是也、古文字類編收於堂字下。』

〈x2897〉「王堂方二百七尺」〈x2897〉「忞袁后堂方二百七尺」〈x2897〉「王后堂方二百七尺」〈x2897〉「夫人堂方百五十七尺」〈x2897〉「兩堂間百七尺」〈x2897〉「兩堂間八十七尺」〈x3487〉「才在臺堂邑」〈x3517〉「才在臺堂邑」


a

盂鼎 才字重見 〈676〉

在 不从土


b

嗣玟作邦 〈676〉

盂鼎 在珷王

十士 〈209〉 启尊

白川靜曰說文在存也从土才聲數傳尚有此與坐同意五字即以為从土會意也存下一曰恤問也存也者存問存察之意也段注曰釋詁徂在存也在存察也按虞夏書在訓察謂在與伺音同即存問之義也在之義古訓為存問今義但訓為存亡之存然卜辭金文無用在為在察之例僅用為存在之義耳又从字為才聲而才為在之初文也卜文皆用才至今文始見在字其所从者非土而是士也淵源於卜文金文之字形曰夫才材木之初發根於此冒土而出其象形根本在此不少移動故在此為才以配土為在而亦與字形不合……

在卜辭用如在中丁宗在四月（續一·二 二·六）用於時地。其字作中▽概作空格，金文作口形，而填塗之，故蓋為字之初形。其字當是在十字形之木之相交之處，繫結載書之口之形，蓋表示樹之而加祝告之意者也。樹立此標木即為占有此處，而將之神聖化，不許他人侵入之意也。乃將其地特定化也，而用為規定時地之意義，亦自此生出。又中乃神聖化之方法，含有綫之意義。尤其是加之于兵器時，與兵器所有之祓邪之力相合，以為神聖不可侵犯者也。在乃加于士即刃器之形，𢦏為加于戈之形。……中字含有呪符之意義，卜文中从其象者有十數文之多……在字金文中用如周初之大盂鼎在珷王嗣玟作邦，在雩御事字明顯地从戌刃之士，本來乃為修祓之行為，从而生出察之義者也。坐為有關獄訟之字，从土與在字無關也。（說文新義卷

十三下二七四六—二七四七頁林潔明譯

張政烺曰：在讀爲材。（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三頁「中山王𰯼壺及鼎銘考釋」）壺銘「速(使)旻(得)孯(賢)在(才)良猪(佐)賢以輔相氒(厥)身」〈2286〉

趙誠曰：在，借爲材。在、材均从才聲，故得通假。（古文字研究第二四九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速(使)旻(得)孯(賢)在(材)良猪(佐)賢」〈2286〉

〈2211〉「王在減应(居)」〈2152〉「王在周師嗣馬宮」〈2113〉「王在成周」〈2209〉「在㴱水上」〈2286〉「速(使)旻(得)孯(賢)在(才)良猪(佐)賢以輔相氒厥身」〈2286〉「賈怴厥疋(從)在大夫以請(靖)郾(燕)彊(疆)」〈2215〉「君在[illegible]既宮」〈2314〉「王在岸」〈2500〉「右在君」〈2501〉「左在杜」〈2497〉「

在穆明二百





召伯簋〈4372〉



伊簋 王呼命尹封冊命伊〈4371〉



中山王嚳壺〈2286〉



魯少司寇封孫宅盤〈2461〉

張政烺曰：「𡩜，从又从𡔛，𡔛亦聲，封之異體。𡔛即《說文》古文邦。」（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九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illegible]闢𡩜（封彊疆）」〈2286〉「魯少嗣司寇[illegible]封孫宅」〈2461〉「[illegible]闢𡩜封彊疆」〈2497〉「闢啟𡩜〈2361〉封彊疆」〈2367〉「廿一年啟封𤔲（令）癰工師𨑥（金）冶者」

型

中山王嚳鼎〈2287〉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型，鑄器之法也。从土，刑聲。户經切」古文字字形表五一六頁型字下收此器及郝大宰簠。按後者見卷十三三八〇六𨟻字條。」

〈2287〉「考宅隹(唯)型」〈2288〉「大去型(刑)罰」

城 說文籀文从𩫖 元年師兌簋 班簋(大6) 鄂君啓節 鄂東節(大9) 中山王䜭鼎(大177)

黃盛璋曰「城為班及其族所駐之地，出「城衛父身」之城，應即城皋，此處古有任山，與黃河交峙，黃河進入華北大平原後，一望無際，在難過險阻可守的情況下，盡管只是土山丘阜的任山却成為古代沿黃河向東進入東部大平原的第一個天然咽口，所以鄭康成稱之為「地『侯』」，史記淮南王傳，人言曰「塞成皋之口，則天下不通」，李斯上秦始皇書也說「秦惠王用張儀之計，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縱」，可見成皋地位衝要，所以劉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史記劉敬傳 成皋亦作城皋，城建於任阜之上，水經注河水「河水又東逕成皋大任山下……成皋縣之故城在任山上，縈帶任阜，絕岸

崚固高四十許丈，城張翕險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即東虢也……」虢有三，見漢書地理志「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在大陽的北虢，水經注河水謂之南虢，可見用東西南北來區別不同虢國，係由於後來，非原來所有。對雍州之虢而言，不論上陽之虢和滎陽之虢，都在東，無所謂南北。周初並未用東、西、南、北來區別不同的虢國，因為出土西周虢國銅器中並沒有出現這些區別，又有單稱的虢和冠以城及鄭的城虢和鄭虢，而城虢就是鄭虢。傳世有城虢遣生簋（三代7.44）、城虢仲簋（三代7.42）、奠(鄭)虢仲簋（三代8.7-8）、奠(鄭)虢仲□□鼎（小校2.80）。據此可定，西周至少有虢和城虢（即鄭虢）二個虢，當時既不用東西等方位詞區別，所以就用所在地方的名稱來區別另一個虢國，是很合乎情理的。在滎陽的東

虢即水經注濟水「索水又東逕虢亭南，應劭曰，滎陽故虢公之國，今虢亭是矣，司馬彪郡國志曰，縣有虢亭，俗謂之平桃城」虢亭的西面就是成皋，虢亭的東南就是鄭，這一帶古來蓋是鄭地。穆天子傳記載這樣一個故事「天子射鳥獵獸于鄭圃中……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為之押，畜之東虢，是曰虎牢」這就是成皋又名虎牢的來由。因此處的虢地近鄭，故稱為鄭虢。又因它西面就是著名的關口成皋，又稱為城虢，所以本銘的城就是城虢之城，亦即小臣單觶記王克商返回住地的「成𠂤」，後者郭正是認為即成皋，皋與𠂤和阜(曲阜)丘(商丘)原(太原)等一樣，都是地名後綴，原先簡稱就是成或城。

本銘的城字和虢城公的城字寫法全同，虢城應是城虢，成虢(東虢)封地原在滎陽，不在成皋。漢書地理志說「成皋故虎牢，亦

制，杜預於左傳隱元年注即以制為「河南成皐縣也，一曰虎牢」，後來皆承其說，其實制與虎牢並非一地，左傳襄十年「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可證，杜預春秋釋例以虎牢為北制，但經傳制並不言北，嚴啓隆曰「梧與制皆虎牢之旁邑，城之所以翼虎牢也」，其說較是，虎牢原為周東方之重關，必為王室直接控制，周東遷後，鄭武公傳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見左傳莊二十一年及杜注）西周時自為王室直接領土，而由毛班及其族駐守此地，或者此地即為毛班封邑也，未可知，至於左傳隱公元年鄭莊公說「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應是鄭與虢爭奪其地，而終為鄭有，成皐既近虢，當西周衰亡之際，這一帶或漸為虢所侵占，所以一般也就以成皐為東虢，這與毛班及其族駐於城並不抵牾，（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七

九頁班簋的年代、地理與歷史問題〈九6〉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四二二頁城字下列中山王方壺銘當作中山王鼎」。

〈又3〉「庚邡方城。」〈又73〉「八年辛城。大命韓定」〈又184〉「丞囗工城。旦□」〈又189〉「剌列城。嚮數十」

1707A 壘

壘

𤗔

十三年載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五一七頁壘字下收十三年載今櫐

補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壘，軍壁也，从土畾聲，力委切。

3351e (13-1707A)

𨻰 从土 𨻰 陳喜壺 <X36>

于省吾曰「𨻰即陻之繁文，從阜從又垔聲，典籍中也作堙，與陴形不同。『陻』為『禋』的借字，漢華山碑以『堙』『垔』為『禋』。爾雅釋詁謂『禋，祭也』。壺之稱『禋壺』，猶蔡侯盤之稱『禋盤』。宗祠客敢為禋壺九者，是說陳氏宗祠之客籍鑄工敢為禋祭之壺九器也。」（文物一九六一年第一〇期三五頁、陳僖壺銘文考釋）

周法高曰「此字馬承源釋隣（文物一九六一年二期），陳邦懷黃盛璋從之（文物一九六一年十期）。白川靜從于省吾釋陻讀為禋（金文通釋五二輯五六六頁）。按于說是也。說文徐鍇本垔下有或體作陻，見說文義證（參說文詁林六八六一頁）」

<X36>

「宗討祠客敢爲隊壹九」

毀 毀 鄂君啟節車節

「㠯毀於五十乘之中」〈又3〉

郭鼎堂曰「台以毀于五十乘之中」意謂那些馬牛檐徒之數按比例從五十乘之中減去。〈文史論集第三三九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又3〉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三下土部「毀缺也 从土毇省聲、𡎸古文毀从壬」許委切。鄂君啟節車節毀字與古文同。」

〈又3〉「㠯毀於五十乘之中」

[illegible]

壞

相邦冉戟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五一七頁壞字下收相邦冉戟今按

補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壞敗也从土褱聲[illegible]古文壞省[illegible]籀文

壞下怪切

⿰阝虖 中甗二〈大2〉

⿰土虖 說文「或從𨸏」

⿰阝虖 中甗三〈大2〉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土虖，坼也。从土虖聲。⿰阝虖，⿰土虖或从𨸏」。呼訝切。段注「與缶部之罅音義皆同」。中甗作⿰𨺅虖。說文卷十四下𨸏部「𨺅，兩𨸏之間也。从二𨸏」。房九切。又云「𨸏，大陸山無石者。象形」。房九切。二者同音，故⿰𨺅虖與⿰阝虖同。江鴻說可從」。

江鴻曰「兩件中方鼎（大系六、七）銘「惟王令南宮伐反（叛）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國，串貫行，埶王应在夒⿰𨺅虖貿山」。夒⿰𨺅虖應即後來楚國熊摯所居的夒地，在今湖北秭歸東。夒⿰𨺅虖當指夒地的一處山口。中在那裡設置了周王的行帳，背山面居」（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二期四四頁盤龍城與商朝的南土）〈大2〉

郭鼎堂曰「在下二文諸家均譌變失實僅嘯堂集古录（宋刊本）第二器尚明晰，⋯下字則說文墫字重文之墫从𨸏乃繇文猶隧之作[illegible]、隨之作[illegible]也」（兩考一八頁中齋鼎其二）〈大2〉

〈大2〉「埶王居在夒墫眞山」

[a] 坏从䣃 虢卣 盂坏 <2152>

[b] 号甗 井 <4061>

[c] 秦公簋 帝之坏 <5182>

a 白川静曰䣃郭氏以為即坏見于麥尊盂侯鼎之坏也曰王國維謂彼師之坏即大伾余意當即今河南氾水縣西北里許之大伾山與濬縣東南二十里同名山有别。

厤朔中亦以䣃為大伾以為其地在成皋其說曰

䣃地不可知惟盂侯馭方鼎云王南征□□隹還自征在坏又秦公設云在帝之坏其字从土从丕與此䣃字蓋即一字因此字从䣃从丕而古金文中从䣃之字與从土之字皆互可通用如城堵埤之字……皆可為證知坏䣃之為一字則可以盂侯馭方鼎而知其地為南征之路更以上彔伯㦰設及彔伯㦰卣證之上器記正月二日彔㦰率成周之師拜命啟

行至正月十三日不過十二日耳宜其在成周尚未遠也是亦可知⿰章不地在離成周東南行約十二日之程今以準望及聲類求之其地蓋今之成皋也禹貢導河過洛汭至於大伾……今成皋適為由洛至徐必經之道相去亦正當十一二日之程而稍在洛之東南則大伾山成皋故城之為⿰章不之故墟無可疑矣

此說初見之下似為甚合理而得其要領者也然彔伯𣪕中非言征伐之事其日辰作佳王正月辰在庚寅而無附以週名故不能以為兩器同年之證以器制銘文而言競之諸器與彔伯戒之器之間有近乎世代之差之距離也以此兩器之日辰相連而求⿰章不與洛之距離日程乃無意義之事也惟以⿰章不比定於大伾而在成皋鄭外九曲山附近之說姑作為假設而接受之

（金文通釋第十七輯一五七頁八七競卣林潔明譯）

郭鼎堂曰：「坏，王國維謂與競卣之坏為一字，且為一地，疑即大伾，案大伾乃山名，有二，一在河南汜水縣，一在河南濬縣，二器均言南征事，一言往，一言還，而均經過此坯，則當說以汜水之大伾為是」（兩考一〇七頁，盂侯鼎「才（在）坏」）

1711 圭

圭 a 師遽方彝 <4437> b 圭 c 盖 古伯 <4373> 土土 毛公鼎 <4680>

加藤常賢曰：圭 圭（金文）圭 圭（篆文）

字形說文謂瑞玉也，此為經傳之使用義，而非字之本義，因而有別說。徐灝、章炳麟謂乃周禮大司徒、考工記等之土圭之象形字也（段注箋、文始）。俞樾更以為乃卦之古字（見兒笘錄）。余以為二說並非。觀金文字形，明白地乃寫作二土重疊，故土圭之說尚算可以考慮，然以此為字之本來之義，則未免難通。余意皆當是畦之象形字也。畦字說文之解釋作五十畝為畦，然寧可說是界字之引申義也。畦之本義為田界，田界當即積土而上者也，故圭字之作積土形，正是此也。

字音戶畦切此音表示境之意田與田之境界也

字義區界田之道也區界又為區劃之線條也（漢字之起源二三七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說文圭瑞玉也上圜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以封諸侯从重土爵有執圭重文舉列古文珪繫傳之文稍異加上圭以封諸侯有執圭者等字……

金文之字形非重土之象文源曰

按重土非瑞玉之義圭畫也周語夢神規其臀以黑注規畫也以規為之圭象縱橫界畫形卦从圭得聲亦謂所畫之物也

蓋以圭為矩之類者也

西周金文中所見之土不作其形者也惟至戰國期之文字勝基等字中有从其形者然圭字因在西周中期之師遽方彝中亦與豕形之字相同故謂此乃重土之象者誤也又若為矩畫之字則不必重疊之也

圭當是圭玉之象形字玉器大抵皆作為呪器含有某種象徵性意義者也故繫之于身以為祓邪之具用於儀禮用於喪祭周禮中稱為六瑞之種種圭是也玉器又為含有靈靈之意義之物故其授受表示靈之交涉之持續有符信之意鮑鼎氏之釋圭釋圭外篇（說文月刊二·一一·一二）凌純聲氏之中國古代瑞圭的研究（民族學研究所集刊二。）中試圖集多種文獻及遺器林巳奈夫之中國古代之祭玉瑞玉（東方學報京都四。）有詳密之考察謂圭為兩戈之戈

身重疊之玉飾也一般的形狀而言圭頭多近於長方其兩旁有所謂圻顎圭爲其象形字也其後作爲身分之表示而加上種種形狀或花文之變化

金文中所見之圭並非作爲瑞玉而是作爲祼圭即瓚之柄者是也又稱爲章半珪曰璋即此章也庚贏鼎有王蔑庚贏曆易祼章與敔段銘曰賚敔圭瓚者同宜侯夨段有秬鬯一卣商瓚一卯段易女瓚章四師詢段易女秬鬯一卣圭瓚毛公鼎易女秬鬯一卣祼圭瓚寶等賜與乃於重要之册命之時賜之禮記王制中亦以賜圭瓚爲殊典因圭章本爲玉器故用之於瓚柄者當是字之轉用也（說文新義卷十三下二七六六－二七六七頁又二七六八－二七六九頁林潔明譯

1714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說文所無 (3104)

不[illegible]矛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第四四頁隆字下收不降矛，以為[illegible]乃降之異體。

3361a (13-1714)

3908

坂　說文所無



曾侯乙南鐘（2492）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四二六頁坂字下收此字、注「曾侯乙鐘」、說文詁林六九四二頁雷浚說文外編卷十五「玉篇坂字下加按語云說文無坂字、廣韻阪坂同」

（2494）

「其坂為亘鐘」



e 赤塚忠曰：𦰩即如以下之𦰩，即暵（旱）字也。帝降𦰩（乙七一二四）帝其降我𦰩（乙七七九三）而此字又如、西土亡熯（後下二四二）加上意符火（火）而作熯，此熯亦𦰩，乃至熯字也。但此處則用為地名。熯字用為地名之例雖不見，有然有如令熯（後下一八七）之用為人名之例。在推定為殷金文之器中有熯白之作器：熯白（伯）乍旅（旅）障彝（殷文續存二二五）據此則殷代無疑有熯一地也。（殷金文考釋第四八頁小子峹卣）

白川靜曰說文堇黏土也从土从黃省重文錄古文二字一从黃省一字不从土作之形黏土也者蓋為用於墐塗之意也……淵源據金文之字形曰

火爐為灰灰化為土堇蓋非黏土火山噴出之灰漸化為土色帶黃耳

謂乃从其難以耕墾而生出艱難之意也云亦黃土之說也……

卜文金文之𦰩从焚燒巫覡之象𦰩即暵戴祝告之口示燒殺手交于前之巫之象暵饉艱難之字从之……暵饉殣聲義有相承之處墐塗之墐又與殣有關也與黃之聲義無涉說文新義卷十三下二七七一～二七七二頁林潔明譯

唐蘭曰原作堇章當是覲覲用的璋覲本是動詞此轉為形容詞頌鼎等說冊佩以出反入堇璋與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所說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文義相近可証如果解為用璜玉來徵的璋左傳的話就講不通五年召伯虎簋說瑚生則堇圭也是動詞（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五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衛盉」〈X336〉

〈X67〉「估俱盈堇於如於興余」〈X1517〉「仮入堇璋章璋」〈X2483〉「澆川上启从征堇不[illegible]」〈X3367〉「矩白伯庶人取堇璋章璋于表衛」〈X3627〉「堇夷」〈X4927〉「匽侯命堇饎太保于宗周」〈X4[illegible]〉「太保賞堇貝」

a 𡆥 艱 毛公鼎〈0680〉

c 𡆥 不𡢁簋蓋 女休弗以我車函于艱〈3712〉

白川靜曰艱說文土難治也艮聲又舉堇文籀文囏段注曰引伸之凡難理皆曰艱按許書無墾字疑古艱即今墾字云以堇為黏土難於墾辟之地者也然若以為𦰩為焚殺巫者之象而有暵饉之意者則字之初義並非難土之意也

卜辭中有戊申卜𩁹貞帝其降我𦰩 丙六三 甲辰卜永貞西土其㞢降𦰩 續存二一五五 等卜降𦰩之例𦰩即暵謂旱災也又用重文囏者有己巳卜貞今夕亡來囏 明五九六 甲子卜旅貞今日亡來囏 甲二一二一五 卜來囏之有無者有時如貞其又來囏自方 文錄五七三 等卜問其他方國之侵寇囏者指外難之語也降𦰩即詩小雅雨無正降喪饑饉之意來囏則相當於書大誥之有大艱於西土艱

為囏之形聲字囏字从鼓形與卜文別作嬉者同作囏者僅見

於第二期之卜辭第一期用嬉如

癸巳卜㱿貞旬亡囚王固曰㞢求其㞢來嬉乞至五日丁酉

允㞢來嬉自西 菁二

壬戌卜㱿貞今十月其㞢來嬉 簠人・一〇三

等即其例也嬉字蓋在軍之侵寇時由女巫司軍鼓等事而做

其字者也然其後則改用亦含有字音關係之囏表示之从而

其音當是从堇得聲堇謂饑饉囏則指兵難

囏又見于金文如毛公鼎女弗以乃辟圅于囏用為囏難之意

然不嬰殷銘之女休弗以我車圅于囏用為軍難之意者其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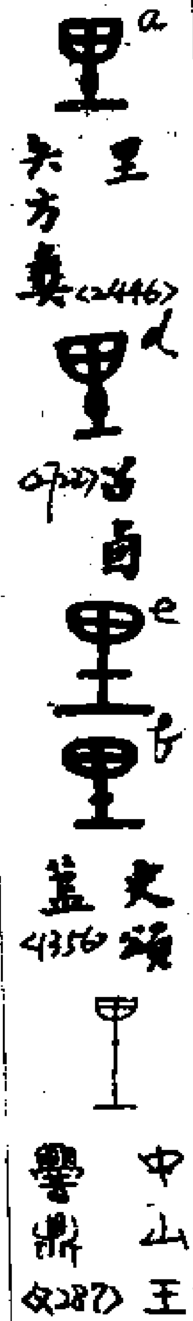
義也周禮猶用其字鄉師賙萬民之囏阨遺人以恤民之囏阨

等釋文囏古艱字關於从喜通訓定聲曰未詳段注曰必有喜

悅之心而後不畏其艱而後無不治也故从喜又句讀曰从喜者似節卦說以行險之意皆不知其初文為从鼓之字而成說者耳又李氏集釋對於莫之字形曰

象人正立而手交叉置於胸前疑象人謹飭肅立之狀或即謹之初文

云猶以為此說姑妄言之存以待考然古代焚巫之俗廣為人知者也古文之字形中多有可據古俗而說之者見說文新義卷十三下二七七二頁－二七七三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厥口百卌」正如郭氏所云相當於上文邑之四倍漢志中有「四里為族」周禮大司徒族師有「四閭為族」又小司徒有「四井為邑」之文斷代附記中即據小司徒文釋銘為「厥井拜納」則補作「里」字金文中不見井字里則有里人某里某五十里易里等例若以為卌里一邑之邑里則卌五邑與百四十里者即分別記同一區域者也因而以上文之「川三百」之中乃包括賜土之全部之解釋即可以成立以川以下四項目之記述為分別說明一定區域內者抑視為各項別個之物在解釋上成為重要之分歧點然以銘文缺損甚多尚難確定(金文通釋第十

韓五四六頁五二宜侯矢毁林潔明譯〈384〉

白川靜曰「五十里之數甚爲齊整，故陳氏以爲子男之國五十里，郭氏則以之爲井田制之區劃，不過余意里殆爲邑里之意。據宜侯矢毁則有賜邑卅五邑，鐘中有賜二百九十九邑之事，史頌毁中有「蘇友里君百生」之語，大毁中亦有記轉賜里之例，趨毁中以成周里人與諸侯大亞並稱，里似爲一定之行政區之稱」（金文通釋第九輯四八二——四八三頁 四五 趨簋器林潔明譯）

〈又338〉「迺乃舍裘衛林舀里」〈又338〉「瀵[illegible]付裘衛林舀里」〈又287〉「方

[illegible]數百里」〈又288〉「林[illegible]數百里」〈又363〉「公孫里雎之口」〈又363〉「工

桸里瘟之技戈

釐 1718

a 釐 卯簋蓋 <4374>　九 录伯𢦏簋蓋 <4302>　史牆盤 <10175>　秦公鎛 <270>

九 白川靜曰釐王奇觚解作周釐王謂今之周之世系佚脫之可補內外傳之闕者也 云然录益非周室之人 愙齋曰

皇考釐王僭詞也 录伯之考不應稱王也

王國維作古諸侯稱王說（觀堂集林補遺九）舉列矢白彝之矢白作矢王鼎散氏盤銘稱矢王又乖伯𣪕銘言朕皇考武乖幾王之例本銘亦諸侯而稱王者也 然所有諸侯在當時皆不得稱王稱王號者皆由於有傳統上之理由也

郭氏承王說 以录𢦏卣之文考乙公為廟號釐王為其生稱也

从周初無謚號之立場而論之曰

录𢦏之考為乙公 此復稱釐王 蓋乙公乃廟號釐王乃生稱

舊說多以甲乙爲生名諱，周則以爲廟主，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今以卜辭考之，凡祭祖妣父母均稱甲乙，而諸婦附祭則稱姓字，蓋婦無專廟，故無廟號也。今改以諱說，彔伯父稱釐王，與乖伯𣪘乖伯（父）稱幾王同。

本器與乖伯𣪘皆以王號稱先考，王號生死皆通用，在金文中除西周諸王外而稱王號者，乃與周室無親緣關係之外藩也，似僅限于有特殊傳統之家族也。今以彔伯𢦚之例而言，彔氏蓋爲殷王子彔父之後，金文中稱作天子耶、彔子耶之家族也，或于二王三恪之後等用此種稱號也。（金文通釋第十七輯二二一－二二二頁九二彔伯𢦚𣪘，林潔明譯）〈1380〉

唐蘭曰[7]：孷通釐，叔向簋「降余多福緐孷」，與此同義。（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四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

意義。史墻盤「繁緐𧃮祓多孷釐」〈X309〉

徐中舒曰：「孷同釐，福也。「緐𧃮多孷」複語，子孫既多且賢之意。叔向父簋「降余多福緐孷」與此語同。（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五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緐𧃮多孷」〈X309〉

李學勤曰：「孷讀為釐，繁祓，多釐都是多福的意思。叔向父禹簋「降余多福緐孷」（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五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緐𧃮多孷」〈X309〉

戴家祥曰：「第四字應釋釐，叔向𣪘「降余多福緐釐」，釐作𠩺與此近，似秦公𣪘「以受屯魯多釐」文例正同。方言一「眉，老也」，說文「釐

家福也」「鯀眉多釐」猶云「福壽繁多」（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六頁墻盤銘文通釋「鯀猶眉多孷釐」）〈8309〉

〈8476〉「屯魯多釐」〈8307〉「繁鯀骹被多孷釐」

𡐨[a] 克鼎 <471> 野

𡐨 或从木从土 胤嗣𪒠蚉壺 <2088>

張政烺曰𡐨，从木，从土，釁鼎「社稷」之社字从之（《說文》古文社同），社非可撒之地，疑是野字之異體。《說文》：「野，郊外也」，古文从埜，《集韻》从埜為野之古文。埜見克鼎、楚王飲志鼎，簡化為𡐨，猶釁壺釁簡化為釁，釁簡化為書。野是郊外百里之地。《世本》：「中山武公居顧（今河北省定縣），桓公徙靈壽（今河北省平山縣）。」靈壽是中山國之新都，其郊外則是新野。（古文字研究第二四二頁中山國胤嗣𪒠蚉壺釋文于皮（被）新𡐨（野））<7288>

朱德熙裘錫圭曰新土，指中山伐燕時掠得的土地（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〇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

究
<9288>

<9288>
「于皮彼新查野」

田

吉田觶 〈3192〉

田吉作寶彝 〈...〉

田 旗鼎 〈2223〉

田 衛鼎甲 〈2332〉

〈X32〉ㄱ咸陽工帀田▲ㄴ〈X197〉ㄱ易畀師永年田▲淪易洛疆眔師俗父田▲

ㄴ〈X197〉ㄱ畢人師同付永年田▲ㄴ〈X225〉ㄱ王姜易旟擾田▲三于與待劃

ㄴ〈X336〉ㄱ其舍田▲十田▲ㄴ〈X336〉ㄱ其舍田▲三田▲ㄴ〈X336〉ㄱ眔逮受田▲燹趙ㄴ

〈X337〉ㄴㄱ余舍女汝田▲五田▲ㄴ〈X337〉ㄱ余舍女汝田▲五田▲ㄴ〈X337〉ㄱ女汝寅

賈田▲不否ㄴ〈X337〉ㄱ余審賓田▲五田▲ㄴ〈X337〉ㄱ師履裘衛厲

田▲三四田▲ㄴ〈X337〉ㄱ年厥逆朔疆眔逮厲田▲ㄴ〈X337〉ㄱ年厥東疆眔逮

散田▲ㄴ〈X337〉ㄱ年厥南疆眔逮散田▲眔暨政父ㄴ〈X337〉ㄱ年厥西疆眔

逮厲田▲ㄴ〈X337〉ㄱ年厥南疆眔逮散田▲眔暨政父田▲ㄴ〈X337〉ㄱ邦君厲

眔逮付裘衛田▲ㄴ

畯 盂鼎 <0676>
畯 秦公鐘 <3476>

a 白川靜曰：畯正厥民，承上二句，金文中畯用，如宗周鐘「㝬其萬年畯保四或」，無㠱殷「天子其萬年無疆保辥周邦，畯尹四方」，或用如頌鼎、克盨之「畯臣天子」，畯正、畯保、畯尹等諸例皆同。文獻中則畯無用作此義者。（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五三頁六一大盂鼎 林潔明譯）<0676>

白川靜曰：說文「畯，農夫也。从田夋聲」……字从以爲从夋聲。周氏之古史零證以爲獸之神驗者曰發，驗於人曰俊，於農夫曰畯。又淵源謂精于農事者曰畯，其後稱拔群之人曰俊，馬曰駿，然金文中字不从夋而从允，然其字非允乃

从厶及人厶為耜叒字蓋將耜擬人化者也金文之字其下作人之側身形叒之下部即稷之所从稷為穀神畟為田神而加手足之形之象叒字則其頭部以耜頭代之之字也故以其象為田祖而祀之當農耕之終始時于南畝行饗醴嘗之禮蓋亦與此相類者也田部之字中古代農耕之禮之遺跡似有存於字形之中者也禮記郊特牲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下文述為避田鼠而祭貓為避田豕而迎虎而祭之皆為迎祭象其形者也畯也者即此處之嗇即稷也研經室集一卷有釋郵表畷一篇論於農圃之饗祭金文字从允作畯乃泣于田而坐之形蓋亦田畯之象也然字用為畯正之意大盂鼎作㽙有四方畯正厥民宗周鐘默其萬年畯保四或大克鼎保辥周邦畯尹四方又或如頌鼎

銘頌其萬年眉壽畯臣天子靈終晉姜鼎畯保四國等……皆用為動詞」（說文新義卷十三下二七八九—二七九０頁林潔明

譯

唐蘭曰「畯民，農民。書多士「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與此義相近。爾雅釋言「畯，農夫也」孫炎注「農夫，田官也」。郭璞注「今之嗇夫也」。書洪範的「俊民用章，俊民用微」史記宋微子世家都作畯民，是對的」（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達殷晚畯民」）〈[illegible]〉

裘錫圭曰「畯民也見于尚書多士「……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俊畯同聲，俊民即畯民。大盂鼎說武王「畯正厥民」跟畯民也是一

個意思。看考古學報一九五六年一期九六頁。畯似當讀為悛。國語楚語「有過必悛」，韋昭注「悛，改也」。畯民、畯正厥民就是使民改正向善，跟尚書康誥「作新民」的意思相近（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六頁史墻盤銘解釋「達（撻）殷畯民」〈2309〉）

戴家祥曰：「說文『夋，从夊从允聲』，故畯得假為畯。畯、俊字同。史記宋微子世家『畯民用章』，書洪範畯作俊。書多士『俊民甸四方』，鄭玄注『民，無知之稱』，民臣同義。禮記少儀『臣則左之』，鄭玄注『臣謂囚俘』。故頌殷、頌壺『追殷』畯民作『畯臣』」（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六頁墻盤銘文通釋「達（撻）殷畯畯民」〈2309〉）

徐中舒曰：「畯同畯。畯民，材武之人也。此指強大的部族言」（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〇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達（撻）殷

畯民〈X309〉

李學勤曰「畯，即畯，畯民即古書常見的俊民，尚書數詁認為俊民為賢人之通稱」（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一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畯民永不巩狄虘）〈X309〉

周法高曰「畯民當屬上句，達殷，讀李學勤說似非」

張政烺曰「師俞簋『天子其萬年眉壽黃耇，畯才位』（大系一一一頁下）秦公鎛『秦公其畯紷命才立』畯即峻，讀為駿。毛詩大雅文王『駿命不易』傳『駿，長也』尚書文侯之命『俊在厥服』又『予一人永綏在位』語意皆相同」（周厲王胡簋釋文「畯才在立位」）〈X310〉

〈又290〉⿰田允駿才在立位」〈又309〉「达殷⿰田允△畯民」〈又340〉「⿰田允△畯臣天子霝令

冬終」〈又467〉「秦公期⿰田允△龢才在立位」



白川靜曰留說文止也从爲丣聲丣爲酉（下一四）之古文說文丣古文酉从卯卯爲春門萬物已出酉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通訓定聲曰按字从田从丣會意與坐同意丣亦聲字亦作留从卯聲以字之上部與坐之上部相同者也然坐當从古文之字形爲正形也職墨中亦以爲从坐之正篆之字形之省曰

疑當作留上从坐者坐則有留義矣下从由不从田蓋由聲也說文由聲字甚多不得因無由字而疑土部坐从留省此語以字形論之實爲倒置未通訓曰古文从土从二人對坐或曰小篆从丣在土上从二人相對與古文同按此說坐字

之形甚得坐則憑丌許誤以坐从留者則不得以留从坐者
矣又以留字爲从田田聲不可諧乃云从田丣聲然田何以
有留義乎手部㩪或體作抽玉篇示部䄧古文袖此可證从
由不从田矣
則以爲字爲二人相對之形由聲之字也然金文之留鐘及从
嘼文之所見而言則上部難以爲是二人對坐之象下亦非由
形又以丣爲聊柳之聲觀之蓋本爲留聲之字也隸釋而寫作
卯形者有辰卯之卯及留字之上部之丣兩系其字形之起原
似有不同也
留字蓋溜之初文留鐘三代一二之留其卯形作水流之兩旁附有
圍之形而加田形于其右乃田間之水之停蓄之處之字形也
留止留滯者其轉義也流留同聲詩邶風旄丘流離之子釋爲

作留離染綠之留黃又作流黃留爲流滯之意瘻腫曰瘤曲梁曰留等亦承其聲義者也說文新義卷十三下二七九〇—二七九二頁林潔明譯

劉啟益曰一件為趞鼎……器物現存中國歷史博物館有銘文九十六字一九七八年承馬承源以拓片見示我持拓片至唐蘭老師家中唐老審視拓片不勝喜悅指出鼎銘中的史留就是史籀也是周宣王時太史趞鼎的時代應定為厲宣以後我看到了趞鼎照片其形制與頌鼎完全一致時代也應一致我們利用朔日干支作了檢查趞鼎記載王十又九年四月既望辛卯（文物一九七九年第十一期十九頁以寬文盨銘與厲王在位年數）

1725 畜

a



秦公簋〈1382〉

b



秦公[illegible]〈0998〉



秦公鎛〈0276〉

〈文17.7〉

「弍畜a 左右」

3935

⿱刑田 說文所無

郭大宰簠〈4644〉 ⿰扌⿱刑田

⿱刑田⿱竹鬲編鐘〈X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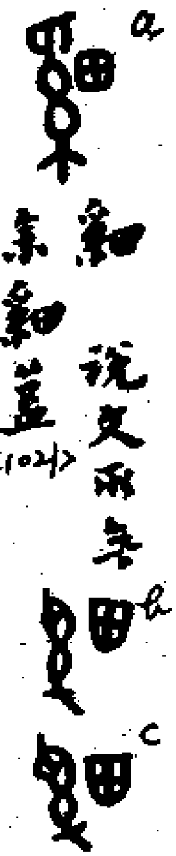
郭鼎「⿱刑田」⿱刑田字是型的異文，竹簡第一部分第一簡和第二簡（摹本標號一〇一、一〇九）都有「型」字……⿱刑田⿱竹鬲當是人名（文史論集三〇五頁信陽墓的年代與國別）。⿱刑田⿱竹鬲編鐘「隹(惟)⿱刑田⿱竹鬲屈栾晉人救戎于楚竟(境)」〈X45〉

朱德熙曰：「屈栾既然是楚月名，鐘銘⿱刑田⿱竹鬲二字自當讀為荊曆(曆)。荊曆猶言楚曆。廣韻鬲、歷(曆)同音，錫韻郎擊切，古音同在支部，可以通用。史記滑稽列傳「銅歷為棺」，假歷為鬲，鐘銘則假鬲為歷。⿱刑田字從田刑聲，上引雲夢秦簡楚月名有刑夷，又有「夏夷、刑夏」對舉，刑讀為荊，猶鐘銘⿱刑田讀為荊，兩者可以互證。」（方言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三〇三頁⿱刑田⿱竹鬲屈栾解）「隹⿱刑田⿱竹鬲屈……

「棄晉人救戎於楚競」

周法高曰：「郭說留篇爲人名，非是。朱德熙讀爲荊曆，可從。參卷一 88（棄字條）」

〈245〉「隹(惟)刑留篇屈棄晉人」〈2477〉「楚君之孫郤歙尹者旨留」



紬 說文所無

素紬 蓋 <1021>

<2712> 紬卣

b,c 白川靜曰紬，郭氏以為乃繡之省文，云

紬作器者名字當是繡之省文，大克鼎與伊𣪘均有繡季蓋即此作冊之後，孫詒讓釋繡為纏，近是，石鼓吳人有繡字，正與章逹為韻，又毛公鼎、番生𣪘、叔向父𣪘均有繡𥁕字，即是綢繆紐同，而音近，對轉均其佳証

在同一氏族所作之器中，別有一盤，歐米一五二 三代一七、三三 銘云

「紬厥乍宝障彝」

器藏於波士頓(Boston)美術館，足部付有緣條化之目雷文，上層作立力形，可視為與本器時期相近之器，又伯紬盉之銘中亦作紬，並不一定須視為繡之省文，繡字乃象之釜甑蒸染絲

之彖東者乃彖盛米之橐此與周禮纏氏掌熏染之事相合應如孫說釋作纏[illegible]字僅象手執釜甑與絲束之形故有熏蒸絲束之意與纁為別字（金文通釋六輯三一三－三一四頁廿六作冊[illegible]白林潔明譯）(27)(12)

畺 a

毛伯畺〈1366〉

彊 甲〈2338〉 衛鼎

彊 秦公鎛〈X476〉

于省吾曰：甲骨文疆字作彊（後下二·一七），田以弓計，故从弓。儀禮鄉射禮的「侯道五十弓」，賈疏：「六尺為步，弓之下制六尺，與步相應。」周禮司裘鄭注：「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度地論：「二尺為一肘，四肘為一弓，三百弓為一里。」按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于彊字下只引儀禮鄉射禮。郝懿行證俗文地曰弓條說解較詳。今以甲骨文彊字驗之，則以弓量田，商代已經有之。（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四一五—四一六頁釋畺）

〈X82〉「眉壽無疆」〈X95〉「其眉壽無疆」〈X109〉「其萬年疆無」〈X111〉「

多白口乍寶盨其萬年無疆」〈X175〉「周斳贄眉壽無疆」〈X197〉「易

畀師永氒田湆易洛疆△，眔師俗父田。」〈又197〉「氒[illegible]旧氒疆△宋句」

〈又203〉「其眉壽萬年無疆△」〈又204〉「其眉壽无疆△」〈又228〉「𣪕𣪕𤓷．降

余厚多福（以上鉦間銘文）无疆△」〈又288〉「[illegible]鷥胄𨔶迩疆△」〈又299〉

「用匃釁眉壽無疆△」〈又332〉「義文神無疆△」〈又333〉「義文神無疆△

」〈又337〉「氒厥逆朔疆△，眔遂厲田」〈又337〉「氒厥南疆△，眔遂散田眔堅

政父」〈又337〉「氒厥東疆△，眔逮散田」〈又337〉「氒厥西疆△，眔逮厲田」

〈又340〉「此其萬年無疆△」〈又476〉「眉壽無疆○」〈又511〉「用𢼸祈釁眉壽萬

年無彊△疆」〈又514〉「其萬年無疆○子孫永寶用」〈又520〉「眉壽萬年無

疆△」〈又522〉「其萬年無疆△」〈又632〉「其萬年無疆△」〈又664〉「官攸脩無疆△

」

黃 a

黃 古[illegible] (2163)

黃 作鐘 (218)

黃 此鼎 (3340)

黃 黃孫鐳 (2520)

加藤常賢曰黃

黃 黃 黃 黃 黃 金文

黃 篆文 𡕛 古文(說文)

字形以余所見迄今尚無正確之解釋說文曰地之色也然从字形而觀則不見其義也余以為風俗通黃霸篇黃光也釋名釋采帛曰黃晃也稍近此字之形之意然僅光(晃)不能解明字形也

近人之說有郭鼎堂之以黃字與英字相同結論則曰黃字實古之佩玉之象形(甲骨學文字篇所引)然難以贊同也

余以在金文中字有作黃者又作黃而思之則以為字乃周易解卦之黃矢周禮夏官之司弓矢注枉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

戰之黃矢枉矢之形象也鄭注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皆可結火以射敵車戰前於重後微輕行疾也黃字之甘與古文光字之炗之上部相同火之有形也火為米即燎字之省形此亦火也如此因以火結於矢之端而稍重為保持平衡故於矢箭之後部分付上錘此即東之田形之部分也或為結付火之穴之形跡亦未可知總之其變肥大者可从丅(辛)東(章)之場形推定之也如此想法蓋不誤也然則黃字為黃矢(易解卦枉矢(周禮司弓矢)之象形也即火矢之象形也

黃字之黃色之意蓋从火矢之火色而來者也用於夜間時取象於流星也

字音胡光切此音乃从光之音而來(漢字之起源九六二頁林潔明譯

唐蘭曰「古書中所見的衡、蔥衡、幽衡等，也寫作珩，毛萇說是佩玉，金文作黃，或作亢。我曾根據金文中黃的資料和顏色，認為佩玉說是錯的，定為系市裙紱圍的帶子。研究者曾有不同意見（見唐蘭毛公鼎朱市蔥衡玉環玉瑹新解——駁漢人蔥珩佩玉說，光明日報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郭氏師克盨銘考釋，文物一九六二年第六期。林巳奈夫西周金文中的市與黃，史林五五卷二號，西周時代玉人像之衣服與頭飾附論）。現在師鼎觀的赤市（紱）朱橫（衡），橫字正从市（紱）旁，証明他从屬于市（紱），而非佩玉。」（文物一九七六年六期三五頁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

唐蘭曰「關于「衡」，漢朝人知道得更少，「玉藻」的「一命縕紱幽衡，再命赤紱幽衡，三命赤紱蔥衡」是流傳下來的唯一的資料。曹風「候人」的毛萇傳作「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衡」作「珩」是同音通用。小雅「采芑」篇「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

「蔥珩」，毛傳「瑲，珩聲也」，「蔥，蒼也」，意思是用蒼玉來做的佩。周禮玉府鄭玄注引詩傳「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國語晉語韋昭注引詩傳「上有蔥珩，下有雙璜」，都以蔥衡為佩玉。說文「珩，佩上玉也，所以節行止也」。但屬於「紱」的「衡」與佩玉的「珩」是兩個不同的東西，把它們混而為一是錯的。采芑篇的「有瑲蔥珩」如果是佩玉，又怎麼能為命服呢？「有瑲」與周頌載見篇「鞗革有鶬」的句法相同。說文「瑲」字下引詩正作「鞗革有瑲」。鞗革不能說有聲音，所以毛傳說的「言有法度也」，鄭玄說「鶬，金飾貌」。那麼「蔥衡」的「有瑲」也決不是「珩聲」。

「衡」究竟是什麼，可以從西周金文來考查。西周金文在這一方面的記載很多，如

「赤市悤黃」見毛公鼎、番生簋。

「赤市幽黃」見伊壺習壺南宮柳鼎

「赤市幽亢」見趞鼎盠方尊盠方彝

「赤市朱黃」見頌鼎頌壺頌簋師𩛥簋寰鼎寰盤休盤

「赤市朱黃中絅」見師酉簋

「赤市朱亢」見何簋

「赤市冋䍙黃」見鄸簋

「赤市五黃」見師克盨

「市五黃」見師兌簋

「載市冋黃」見趩曹鼎趩尊免尊師奎父鼎師訇簋

「叔市參冋中悤」見大克鼎

「叔市金黃」見師嫠簋

通過這些資料我們可以確定「衡」不是「佩玉」。

第一在金文裡有「蔥黃」、「幽黃」、「朱黃」和「金黃」，蔥、幽、朱、金是顏色，但決非玉色。說文「繱，帛青色也」、「黝，微青黑色」、「絑，純赤也」、「黅，黃黑也」，都是染出來的顏色。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青謂之蔥，黑謂之黝」。郝懿行爾雅義疏說「青謂之蔥，黑謂之黝，是從青入黑，法故說文以為微青黑色也。玉藻正義引孫炎云，黝青黑，蔥則青之易色，與說文合。周禮序官掌染草注，染草，藍蒨象斗之屬。賈疏，藍以染青，象斗染黑」。是吳那麼做爾雅的人還知道「蔥衡」和「幽衡」是染成的。「衡」是可染的，應當是皮革絲麻等製成的。……（以下第二項見卷五0709同字下）

第三，據師克盨說「赤市五黃」，師兌簋說「市五黃」，可見一個「韍」不只一個「衡」。郭氏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裡主張「五」是色，斷非數目，但大克鼎說「叔市參冋莽（中）蔥」，三個「絅衡」中間夾著兩個

蔥衡就是五衡」了師酉簋說「赤市朱黃中絅」也必須有三個衡或五個「衡」才能在「朱衡中間有絅衡」郭某在釋黃一文裡對這兩例說「意未能明」而斷言「五衡」是斷非數目顯然是錯的漢鄭學者把「蔥衡」誤釋為佩玉鄭玄王藻注說是「佩玉之衡也」說是佩玉是錯的把「衡」當作橫的意思還是對的但後來有些人却把「蔥衡」改為「雙衡」說佩玉裡既有雙珩又有雙璜都是直懸的近年來郭氏主張「雙珩」說郭寶鈞則主張「蔥衡」說如果知道一個「韍」可以五個「衡」那末這種聚訟紛紜就大可不必了……

〔以下第四項見卷七1053巿字下〕

第五古書的「衡」金文作「黃」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以為古橫字通作黃今經典橫字多作衡禮「一命縕紱幽衡」衡佩玉之橫也」郭某作「釋黃」認為「此說殊有未安」他說「錫佩為什麼只錫佩上之

」橫因此說黃是佩玉之珩的本字而衡乃假借字又說「黃字實古佩玉之象形也」但郭氏的說法漏洞更多說文「璜半璧也」召伯虎簋「余惠于君氏大章（璋）報寢氏帛束璜」可見西周已有璜字山海經海外西經說「夏后啟佩玉璜」左傳定公四年傳有「夏后氏之璜」可見璜的歷史很古。如果市黃的黃是佩玉那麼為什麼不是半璧的璜倒反而是珩呢其實黃字古文象人仰面向天腹部膨大是禮記檀弓「吾欲暴尪而奚若」的尪字的本字跟佩玉之形全無關涉市黃的黃金文或作亢都應該讀爲緪古代字少借同音字來代用的方法是極常見的卜辭「黃尹」就是詩經的「阿衡」尚書的「保衡」古書中「縱橫」就是「從衡」「連橫」就是「連衡」說文「橫闌木也」詩經說「衡門之下」可見黃或橫可以用衡來代替「衡」和「珩」都从行聲「衡」字可作「珩」也可作「桁」儀禮既夕皆

本「衍」禮記雜記作「衡」，也是同音通借，屬於「紱」的「衡」。漢人以為是「横」的意思，是很對的，只是解釋為佩玉就錯了。其實賈子新書容經等書所說的「上有蔥衡，下有雙璜」等話，是戰國時流傳下來的舊說。「蔥衡」本身不是佩玉，而是繫佩玉的帶敍和「佩」都是繫在「蔥衡」上的。西周金文以「市黃」對稱，儀禮「緇帶素韠」「緇帶緇韠」，都把「帶」和「韠」對稱。「韠」既然就是「紱」，「帶」當然就是「衡」了。上有蔥衡，下有雙璜，是指繫在蔥色的衡(帶)上的玉佩主要是雙璜。「璜」實際就是「珩」。「璜」是古字，「珩」是春秋以後的新字。所以國語晉語說「白玉之珩六雙」，「珩」以「雙」計，可見就是「璜」。戰國時代的白玉的璜，是我們現在常能看到的。故宮博物院藏有極精美的雙璜。自從詩經采芑篇把「蔥衡」寫成「蔥珩」，訓詁家誤認為佩玉，才出現了「蔥衡」是玉佩上面一塊横的佩玉的說法，而由於晉語說

白玉之珩六雙」又有人要把蔥珩」改成雙珩」於是變成了上有雙珩」下有雙璜」珩與璜」究竟應該如何分別言人人殊就越搞越糊塗了

從上面五點分析𣪠上的衡」是繫𣪠的帶」它可以多到五道可以用苘麻織成也可以絲織」染成蔥幽金朱等色我們可以再進一步斷定這就是秦漢時代的綬」

續漢書輿服志說」解去紱佩留其繫璲」是說春秋以後紱佩遂漸廢棄而繫璲還保留下來那麼綬」不應該是新的東西說文綬」紱維也」可見綬」是繫紱的帶紱廢而綬存」綬就是衡和帶的新名稱跟璲」就是佩璲的新名稱是同一例子漢代的綬」據輿服志等書所說長的近三丈短的也有丈二尺寬一尺六寸絲多到五百首每首二十根絲用以繫紱佩」圍腰若干道都是不

成問題的漢代的綬」已都用絲絹有黃赤、赤綠、紫青、黑黃等色，用以區別貴賤等級，當然漢代的「綬」比起西周的「衡」來是會有很多差別的，這說明每一事物都在不斷發展與變化，但「衡」是「綬」的前身是無可疑的。

司馬彪說：「紱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于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好像綬和雙印、佩刀、大佩等等都是後來新加的，其實禮記玉藻說：「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緇）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可見戰國時期用以繫玉佩的已經稱為組綬，所謂「雙印」如果只指「剛卯」當然是漢代的，但後漢書注引漢舊儀說：

「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可以說明後漢時代的雙印是從戰國時代佩「印」和「綬」的風氣發展來的還有佩刀就是容刀番生簋「在蔥衡」下有「鞞𩌏」「鞞」是刀室「𩌏」是繫刀的革帶是漢代還保存的古制而不是新加至於漢明帝時的「大佩」則是戰國時代玉佩的復活也不是新加的

毛公鼎和番生簋都有「玉環」禮記玉藻說「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司馬虎說「紫綬以上縌綬之間得施玉環鐍之」可見玉環是繫在「衡」上的玉佩毛公鼎番生簋又都有「玉瑹」廣雅釋器「瑹珽笏也」「瑹」或作「荼」禮記玉藻「天子搢珽諸侯荼」大戴禮虞戴德篇「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漢書郊祀志注解釋「搢紳」兩字說「紳大帶也搢插也插笏于大帶革帶之間」晉書輿服志說「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于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

搢笏而垂紳帶也」毛公鼎番生簋都把「五環五瑹」跟「赤紱蔥衡」連在一起可見「蔥衡」就是「大帶或腰帶」也就是秦漢時代所謂「綬」

總起來說「紱」「衡」是西周時代貴族的命服「紱」是皮制的蔽膝「衡」可以是革帶也可以是絲或麻織的帶「衡」是繫「紱」的但也可以佩容刀和玉環插玉笏春秋時「韍」改稱「韠」「衡」改稱「帶」以後玉佩盛行璽印興起也都繫在這帶上而「韍」漸遂廢棄「帶」則改稱為「綬」秦漢時期玉佩又不行只剩「印綬」至多加上佩刀與玉環為點綴因此漢朝學者已經不知道「綬」就是「衡」而誤把「蔥衡」當作作佩玉東漢時盡管又恢復「韍佩」但已非古制了兩千多年來「韍」與「衡」的制度久已失傳今天如非掌握大量西周資料對漢代學者所造成的錯誤是很難糾正的至于玉佩的制度由于

「蔥衡」不是佩玉過去學者的許多說法都已失去根據像郭鼎堂的雙珩說郭寶鈞先生在古玉新詮裡的蔥珩說都是以「蔥衡」為佩玉為出發點的說也都需要重新來作分析研究了

（毛公鼎「朱载蔥衡玉環玉瑹」新解——駁漢人「蔥珩佩玉」說）<0682>

張政烺曰「黃」指銅之顏色而言，曾伯霥簠「余擇其吉金黃鑪」（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八六頁）黃字用法與此同。（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三十頁哀成叔鼎釋文「乍（作）鑄飤（飼）器黃鑊」）

參卷七 1053A 橫字條

<X1>「載易（錫）女（汝）載市素黃（珩）」<X1>「赤市朱黃（珩）」<X5>「載市同黃」<X18>「朱黃」<X21>「易（錫）女（汝）赤市回黃」<X98>「赤市五黃

」〈又151〉「赤市黻黃衍緐鑾旂」〈又191〉「佳黃□□用吉金作鬲」〈又277〉「黃李作季嬴寶鼎」〈又278〉「用易釁眉壽黃耇」〈又279〉「用易釁眉壽黃耇霝終」〈又300〉「命女汝赤市朱黃」〈又319〉「黃耇彌生性」〈又335〉「朱黃衡緐鑾衡拜䭫稽首」〈又340〉「朱黃衡」〈又494〉「黃鍾之羿角」〈又500〉「黃孫須駒子白亞臣自作鐳」〈又541〉「易錫女汝朱黃斬」

參卷七1053A橫字條





a 力

驫羌鐘
〈0042〉



中山王嚳鼎
〈2287〉

〈2287〉
「嘉其力」

1734A 



勳 古文从力員聲

中山王嚳壺〈X286〉

張政烺曰：《說文》：「勳，能成王功也。勛，古文勳从員。」（古文字研究第一九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天子不忘其有勛」〈X286〉

〈X286〉「天子不忘其有勛。」

勞 或作憥

中山王譽鼎 <228>

張政烺曰「《說文》：『勞，劇也，从力，熒省。憥，古文勞从悉。』憥當是熒之省。」（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七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以惪憂憥勞邦家」<228>

趙誠曰「勞，《說文》古文作憥，下从心。《集韻》憥，苦心也。下亦从心。王筠《釋例》云：『勞字本不可解。』按古文从𤇾更不可解。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古文从熒不省，火形譌𤇾耳。』頗有理。疑古勞力从炏（或焱）从力，勞心从炏（或焱）从心，炏或焱以標志焰焰烈火。此銘勞字从炏从心，正會勞心之意。後世勞心之意併於勞，憥字遂不行。」（古文字研究第二五九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

銘以恩（憂）愁（勞）邦家」<2287>

<2287>「以恩憂愁勞邦家」

[a]

勤 不从力

㝬鐘 堇字重見 <0061>

中山王𰯌鼎 <2287>

中山王𰯌壺 <2286>

張政烺曰「《爾雅釋詁》：『勤，憂也。勞，勤也。』」（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七頁「中山王𰯌壺及鼎銘考釋」）鼎銘「身勤社禝（稷）」<2287>

張政烺曰「勤，讀為覲，《說文》：『覲，諸侯秋朝曰覲，勤勞王事也。』」（古文字研究第二一六頁「中山王𰯌壺及鼎銘考釋」）壺銘「外之則𨟻（將）速（使）尚（上）勤覲於天子之庿（廟）」<2286>

「外之則𨟻（將）速（使）尚（上）勤（勤）觀（覲）於天子之庿（廟）」<2287>

「身勤社禝 <2286>

禝（稷）」



勇

中央勇予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五二五頁勇字下收中央勇矛見三代吉金文存二〇・四一・三、貞松一二・二七釋文」中央勇矞生安穴口口之後曰「毋說文卷十三下力部「勇、气也、从力甬聲。戚、勇或从戈用。恿、古文勇从心」余隴切。」


[a]

助 說文所無

大盂鼎 <1379>

a 白川靜曰：「助字有賜得助加賀敗等諸種解釋，釋敗者有赤塚代之說，然在字形上與加賀字相近，卜文之嘉作独，金文則从喜从力，力為耒耜之象，卜文金文皆為與生子農耕之禮有關之字，助字从貝从力，字之立意與嘉賀相近，晉姜鼎銘有嘉遣我易鹵賚千兩之語，此文之助蓋亦嘉遣之意，應讀為被動式。」

《金文通釋第一輯三一一—三二二頁一大豐毀林潔明譯<1379>

孫稚雛曰：「亡，天亡亡下四字，義未確知，各家對字形的考定和解釋，有很大的不同，今簡述如下，以供參考。

首字從貝從力，可隸定作助，徐同柏、陳介祺釋賜，據古錄金文

（三之一、二、七頁）引許瀚釋𢍰，以為古得字，孫詒讓從之，劉心源釋助，郭鼎堂隸定作貽而注作「賀」，闕一多曰：「助字不識，助爵蓋爵名」，孫作云釋作勛，以為從貝從加，孫常敍曰：「助字是一個從貝力聲的形聲字，是以賜予為訓的賚的音變，來力雙聲，一在之部，一在職部，之職陰入音變，正象來在之部，而從來得聲的麥部在職部一樣（天亡段問字疑年）助下一字，徐同柏、陳介祺釋爵，孫詒讓、劉心源疑觴，孫常敍則以為是一個從米、從疒、從攴的數字。「復」字舊多釋退，𤔲盨（薛氏款識十五、一六七）「進退」之退作復，與此同，郭鼎堂、吳闓生釋作「復」，孫常敍釋「追」，追下一字，貴中沕存×形，此字吳式芬釋頪，徐同柏、方濬益、吳大澂、吳闓生釋饔，劉心源引或說以為壷字，郭鼎堂曰：「余舊釋饙，近于省吾謂是饔字，近是，唯此與爵文對言，仍當讀為饗，饔、饗同屬陽

郘」（大系考釋）闕一名隸定作橐而疑為鰑，橐鰑魚舊對轉，鰑猶文作鰑，從𩰲省，故此與𩰲對揚」（大豐𣪘考釋）孫常敘以為東中的「以」，據它和上一字「遂」的相應關係，可以推知它是眔（采）字的殘筆。東字從東（橐）從米；東亦聲，當是說文「周人謂餉曰饟」的饟字初文」（天亡𣪘問字疑年）雅雖按：歸夆𣪘（三代六．五三）有「橐貝」，常[illegible]嘯堂上一）作冊之史易橐貝」，疑橐、橐一字，「以」是「口」（貝）之泐文，若此，則橐橐當指貯貝之橐」（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一七七頁天亡簋銘文匯釋）〈1979〉（即大豐𣪘）